

《连环套》

主要角色

黄天霸：武生，水纱、网子、白扎巾盔、白硬罗帽、白绒球、白蟒、玉带、白褶子（或蓝褶子）、白箭衣、鸾带、绦子、团龙青马褂、云肩、护领、小袖、胖袄、青彩裤、青厚底靴、宝剑、单刀、马鞭。

窦尔墩：净，架子花或铜锤，勾蓝（或瓦灰）花三块瓦儿脸，水纱、网子、扎巾、大额子、雉鸡翎、狐狸尾、红扎髯、红耳毛子、绿蟒（或蓝蟒）、玉带、黄开氅、绿龙箭衣（或蓝龙箭衣）、蓝开氅（或绿花褶子、蓝花褶子）、红衬褶子、鸾带、绦子、护领、小袖、云肩、胖袄、红彩裤、青厚底靴、扑刀、护手双钩、马鞭、书信、熏香

朱光祖：武丑，勾枣核儿脸，水纱、网子、青大叶巾、髻帽罩、黑倒八字髯、青花倚衣、裤，青花褶子、针叶、鸾带、绦子、小袖、胖袄、青薄底靴、单刀、马鞭

梁九公：架子花，勾红太监脸，水纱、网子、荷叶盔带流苏、红蟒、玉带、胖袄、护领、红彩裤、青厚底靴、朝珠、加黄彩绸的马鞭

彭朋：老生，水纱、网子、文阳盔、黄绸条、白三髯、香色蟒（或白蟒）、玉带、胖袄、护领、红彩裤、青厚底靴、马鞭

施仕纶：老生，水纱、网子、忠纱帽、黑三髯、红蟒、玉带、胖袄、护领、红彩裤、青厚底靴

关泰：武净，勾红三块瓦儿脸，水纱、网子、绿扎巾盔、绿硬罗帽、黑满髯、绿蟒、玉带、绿褶子、绿箭衣、胖袄、护领、小袖、鸾带、绦子、红彩裤、青厚底靴、扑刀、马鞭

计全：武生，水纱、网子、大叶巾、青素罗帽、黑三髯、青褶子、青素箭衣、胖袄、护领、鸾带、绦子、小袖、青彩裤、青厚底靴、马鞭

何路通：武净，勾黄三块瓦儿脸，水纱、网子、黄扎巾盔、黄硬罗帽、红一字髯、红耳毛子、黑蟒、黄褶子、玉带、黄抱衣、胖袄、护领、鸾带、绦子、小袖、黄彩裤、青厚底靴、单刀、马鞭

巴永泰：净，勾红三块瓦儿脸，水纱、网子、侯帽、黑满髯、红蟒、玉带、胖袄、护领、红彩裤、青厚底靴、马鞭、圣旨

于成龙：老生，水纱、网子、忠纱帽、紫蟒、玉带、胖袄、护领、红彩裤、青厚底靴、马鞭

索奈：丑，勾豆腐块儿脸，水纱、网子、圆翅纱帽、黑吊搭髯、绿蟒、玉带、护领、红彩裤、朝方靴、马鞭

贺天龙：武净，勾紫三块瓦儿脸，水纱、网子、紫硬罗帽、大花、黑满髯、紫褶子、紫箭衣、胖袄、护领、鸾带、绦子、小袖、红彩裤、青厚底靴、单刀

贺天虎：武净，勾白花三块瓦儿脸，水纱、网子、白硬罗帽、黑一字髯、白褶子、白箭衣、胖袄、护领、鸾带、绦子、小袖、红彩裤、青厚底靴、单刀

贺天彪：武净，勾红花三块瓦儿脸，水纱、网子、红硬罗帽、红褶子、红箭衣、胖袄、护领、鸾带、绦子、小袖、红彩裤、青厚底靴、单刀

贺天豹：武净，勾黑花三块瓦儿脸，水纱、网子、黑硬罗帽、黑褶子、黑箭衣、胖袄、护领、鸾带、绦子、小袖、红彩裤、青厚底靴、单刀

探子：丑、勾白腰子脸，红秦椒帽、竹布椅子、八字髯、蓝布箭衣、褶绿卒坎儿、青彩裤、青薄底靴、马鞭、报字旗

更夫甲：丑，勾老丑脸，梢子帽、白五嘴儿髯、蓝布箭衣、红卒坎儿、青彩裤、大袜、皂鞋、单刀

更夫乙：丑，勾白豆腐块儿脸，梢子帽、蓝布箭衣、红卒坎儿、青彩裤、大袜、皂鞋、单梆子

厨子：丑，勾小腰子脸，蓝毡帽、中式白小褂、青围裙、青彩裤、大袜、皂鞋、托盘、酒具

更夫：丑，兼连环报子，勾小豆腐块儿脸，梢子帽、蓝布箭衣、绿卒坎儿、青彩裤、大袜、皂鞋、更锣、稟帖

中军：杂，水纱、网子、中军盔、黑三髯、红开氅、红彩裤、青厚底靴

四上驷院：杂，水纱、网子、大板巾（其中一人挂黑三髯）、紫素箭衣、黄素马褂、鸾带、红彩裤、青厚底靴、腰刀

四大铠：流行，小倒缨盔、大铠、红彩裤、青薄底靴、荷包枪

四兵丁：武行，小倒缨盔（改装时换包头或软罗帽）、兵服裤袄、腰带（或黄布褂上衣）、青薄底靴、车旗

四太监：流行，太监帽、太监衣、红彩裤、青薄底靴、鸾驾

喽兵：武行，四名或八名，小倒缨盔（或包头）、兵服裤袄、腰带（或青倚衣）、青彩裤、青薄底靴

情节

清代，三河县令彭朋被恶霸武文华陷害。以金镖闻名天下的绿林豪侠黄三太，为搭救彭县令官复原职，命计

全向同道指镖借银，众绿林均慷慨解囊，乐于相助。唯独霸河间的江湖英雄窦尔墩血气方刚，逞少年之勇，拒不借银，且口出恶言，约定于李家店与黄三太一比高下。终因经验不足，败在黄三太手下，遂结下冤仇。事过多年，黄三太去世，黄三太之子黄天霸官居副将，威震海下。窦尔墩亦虎踞口北，威赫一方，执绿林箭，掌连环套，做了大寨主。康熙帝敕命梁九公口北射猎，并赐御马追风千里驹以示隆重。事被连环套喽啰侦知，窦尔墩得信，自谓夙怨得报，遂更衣下山夜入御营，杀死更夫，盗走御马，并设疑阵嫁祸于黄三太。因黄三太去世有年，梁太尉即命巴永泰押旨，星夜火速赴海下调黄天霸急来寻马捕盗。黄天霸至口外，并无半点蛛丝马迹可寻，于是乔装镖客入山，恰遇连环套头目贺天龙下山掠夺，方知窦尔墩在此为首，追忆前尘，顿觉可疑，乃只身入寨，探访御马下落。黄天霸与窦尔墩相见，以伪言探得实情。先以善言相劝，继而分辩情由，结果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幸有大头目在侧，片言挽回危局，二人约定次日山下较量，负者领罪。黄天霸安然出寨。黄天霸契友朱光祖，生性机警，善揣事势，恐黄天霸比武有失，辱没半世英名。于是，夤夜潜入连环套，乘窦尔墩酒醉沉睡之机，将其护手双钩盗去，并将黄天霸的钢刀插在窦尔墩的桌案之上，以削窦尔墩锐气。翌日，双方会面，朱光祖以伶俐口才，雄辩之才，打动窦尔墩献马认罪。于是，啸聚多年的连环套从此瓦解了。

根据《京剧集成》第一集整理

【第一场】

（大幕开。正场桌、外场椅。〔冲头〕接〔一锤锣〕〔打上〕接〔大锣归位〕。彭朋、巴永泰、于成龙、索奈自上场门同站门上，同归台口横一字立。）

彭朋	（念）	调和鼎鼐位三公，
巴永泰	（念）	每日朝房伴九重。
于成龙	（念）	文臣武将朝金阙，
索奈	（念）	一片丹心保大清。

（〔大锣住头〕。）

彭朋	（白）	老夫，兵部侍郎彭朋。
巴永泰	（白）	本爵，镇海侯巴永泰。
于成龙	（白）	下官，吏部尚书于成龙。
索奈	（白）	下官，大理寺正卿索奈。

（〔大锣住头〕。彭朋、巴永泰、于成龙、索奈同归八字立。）

彭朋	（白）	列位大人请了！
巴永泰、 于成龙、 索奈	（同白）	请了！
彭朋	（白）	梁千岁，奉旨口外射猎，你我在此伺候。

巴永泰、 于成龙、 索奈	（同白）	请！
--------------------	------	----

（彭朋、巴永泰、于成龙、索奈同拱手。）

彭朋、 巴永泰、 于成龙、 索奈	（同白）	远远望见千岁来也！
---------------------------	------	-----------

（彭朋、巴永泰、于成龙、索奈同双出门，自两边分下。）

【第二场】

（〔冲头〕接〔一锤锣〕〔打上〕。四大铠、四兵丁、四上驷院、四太监、大太监自由上场门同站门上。）

（〔四击头〕接〔一锤锣〕〔打上〕。梁九公自上场门上，至台口立。）

梁九公	（引子）	龙楼凤阁、任往来，
（〔台打台〕。）		

梁九公	（引子）	庆笙歌、
（〔打打〕。）		

梁九公 (引子) 江山永泰。
(《回头》接《大锣圆场》。梁九公坐外场椅。彭朋、巴永泰、于成龙、索奈自两边分上，同双进门面向里横一字立。)

彭朋、
巴永泰、
于成龙、
索奈 (同白) 参见千岁！
(彭朋、巴永泰、于成龙、索奈同打躬。)

梁九公 (白) 列位大人少礼！
彭朋、
巴永泰、
于成龙、
索奈 (同白) 谢千岁！
(《大锣归位》。彭朋、巴永泰、于成龙、索奈分归两边站立。)

梁九公 (念) 身入皇宫有数秋，满朝文武咱为头。
(《小锣两击》。)

梁九公 (念) 正值四海升平日，万国来朝五凤楼。
(《大锣归位》，《空底锣》，《撕边一击》。)

梁九公 (白) 咱家，梁九公。
(《大锣住头》。)

梁九公 (白) 自幼净身入宫，侍奉我主，圣上见咱家办事公正，封为太尉之职，内管三宫六院，外管五府六部十三科道，执掌生杀之大权。
(《大锣住头》。)

梁九公 (白) 今当海晏河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太平盛世。圣上命咱家替主口外行围射猎，恩赐御马名为日月追风千里驹。
我说这个彭大人！

彭朋 (白) 伺候千岁！
梁九公 (白) 咱家命你挑选八旗满蒙汉的兵丁，可曾挑选齐备了吗？
彭朋 (白) 俱已齐备。
梁九公 (白) 看你虽然是个文职官儿，倒有武将的韬略。
彭朋 (白) 千岁夸奖！
梁九公 (白) 上驷院的官儿哪？
四上驷院 (同白) 伺候千岁！
梁九公 (白) 咱家的御马可曾备好？
四上驷院 (同白) 俱已备齐。
梁九公 (白) 彭大人！传咱家口谕，文武百官免送，人马打从德胜门而出，就此兵发热河呀！
彭朋 (白) 遵命！
(彭朋至台口立。)

彭朋 (白) 下面听者！
(四大铠、四兵丁同应。)

彭朋 (白) 千岁有谕，文武百官免送，人马打从德胜门而出，就此响炮离京。
(四大铠、四兵丁同应。彭朋归原位。)

彭朋 (白) 传谕已毕。
梁九公 (白) 带马！
(《冲头》。四上驷院同带马。四大铠、四兵丁、四太监、四上驷院、于成龙、索奈、彭朋、巴永泰同插门。《唢呐醉太平》。)

四大铠、
四兵丁、
四太监、
四上驷院、
于成龙、
索奈、
彭朋、

巴永泰 (同醉太平) 长刀大弓，坐拥江东，
车如流水马如龙；
看江山尽在望中，
一团箫管香风送，
前群旌旗祥云捧，
苏台高处锦重重，
管今宵宿上宫。

(梁九公上马。大太监暗下，举伞上，随梁九公身后立。四大铠、四兵士、四上驷院、四太监同走太极图，自上场门同领下。于成龙、索奈、彭朋、巴永泰自下场门同随下。【一锤锣】【打下】。梁九公自下场门下，大太监举伞随下。二幕闭。设正场高台，两侧各置两椅，椅背向外。)

【第三场】

(【冲头】接【唢呐普天乐】。四大铠、四兵士、四上驷院、于成龙、索奈、彭朋、巴永泰、梁九公自上场门同上，大太监举伞自上场门上。)

四大铠、
四兵丁、
四太监、
四上驷院、
于成龙、
索奈、
彭朋、

巴永泰 (同普天乐) 斗鸡陂弓刀耸，
走狗塘军声哄，
轻裘挂花帽蒙茸，
耀金鞭玉勒青骢。

(【唢呐朝天子】。)

四大铠、
四兵丁、
四太监、
四上驷院、
于成龙、
索奈、
彭朋、

巴永泰 (同朝天子) 马队儿整整排，
步卒儿紧紧挨，
把旌旗列在西郊外，
红罗绣伞，望君王早来。
滚龙袍黄金带。
几千人打围，
数千人喝彩摆开；
闹轰轰翻江搅海，翻江搅海，
犬儿疾鹰儿快，犬儿疾鹰儿快。

(过场。四大铠、四兵士、四上驷院、于成龙、索奈、彭朋、巴永泰、梁九公、大太监自下场门同下。)

【第四场】

(【唢呐吹打】。四大铠、四兵士、四上驷院、于成龙、索奈、彭朋、巴永泰、梁九公自上场门单挖门同上。大太监举伞自上场门随上。梁九公上高台，彭朋、巴永泰、于成龙、索奈分站两侧的椅上；四大铠、四兵士、四上驷院分两边立。)

四大铠、
四兵丁、
四上驷院 (同白) 来到口外！

梁九公 (白) 撒下围场啊!

(四大铠、四兵丁、四上驷院同应。【急急风】。四大铠、四兵丁、四上驷院分两边双抄下。)

梁九公 (白) 捕猎上来!

(【九锤半】接【阴锣】。熊形、虎形、鹿形、兔形自上场门同上, 过场, 自下场门同下。四大铠同捕熊形; 四兵丁同捕虎形; 四上驷院同捕鹿形; 二火枪手同上, 同捕兔形。【长尖儿】。四大铠、四兵丁、四上驷院各携兽皮自上场门同搭轿上, 同面向里立。)

四大铠、

四兵丁、

四上驷院 (同白) 打来飞禽走兽, 堆积如山, 太尉请看!

梁九公 (白) 起过了!

(四大铠、四兵丁、四上驷院同应。【冲头】。四大铠、四兵丁、四上驷院分归两边站立。)

梁九公 (白) 列位大人!

彭朋、

巴永泰、

于成龙、

索奈 (同白) 千岁!

梁九公 (白) 看打来的飞禽走兽, 堆积如山, 真乃我主祥瑞也! 列位大人, 你我望空一拜。

彭朋、

巴永泰、

于成龙、

索奈 (同白) 吾皇万岁, 万万岁!

(【唢呐普天乐前段】。)

梁九公、

彭朋、

巴永泰、

于成龙、

索奈 (同普天乐) 姑苏台浮云拱,
浣花池清泉莹,
湖光艳雪浪翻空,
见汪洋出没鱼龙。

(梁九公、彭朋、巴永泰、于成龙、索奈同拱手打躬望空一拜。)

梁九公 (白) 彭大人传谕下去, 就在此地, 扎下御营, 歇兵三日, 照旧捕猎。

彭朋 (白) 下面听者, 千岁有谕: 就在此地, 扎下御营, 歇兵三日, 照旧捕猎!

四兵丁 (同白) 啊!

(【冲头。四兵丁各携兽皮自下场门同下。)

梁九公 (白) 上驷院的官儿哪?

四上驷院 (同白) 伺候千岁!

梁九公 (白) 好好看守咱家的御马, 摆驾回营啊!

(【唢呐普天乐合头】。)

梁九公、

彭朋、

巴永泰、

于成龙、

索奈 (同普天乐) 前遮后拥,
欢情似酒弄,
拾翠寻芳来往游遍春风。

(四大铠同归一排, 四上驷院同归一排, 索奈、于成龙、彭朋同推磨归小边。四太监同插门、撩轿帘, 梁九公上轿。四太监、巴永泰领梁九公自下场门同下, 彭朋、索奈、于成龙、四上驷院、四大铠同返回站门立。)

彭朋 (白) 小心看守千岁御马!

四上驷院 (同白) 啊!

(【一锤锣打下】。彭朋、索奈、于成龙、四上驷院、四大铠同扯斜胡同, 彭朋、于成龙、索奈自下场门同下; 四上驷院、四大铠同随下。二幕闭。设正场桌、外场椅, 桌两侧各置两把备椅。)

【第五场】

(〔冲头〕。)

探子 (内白) 马来!

(〔水底鱼〕。探子持马鞭和报字旗自上场门上, 至台口立。)

探子 (念) 人行千里路, 马跑似流星。

(白) 连环套探子是也。

(〔嘟……〕〔仓打〕。)

探子 (白) 奉了寨主之命, 下山哨听买卖。今有太尉梁千岁, 奉旨口外行围射猎, 圣上恩赐御马, 名为追风千里驹。不免回山报与寨主知道, 就此马上加鞭!

(〔嘟……〕〔崩登仓〕。探子右手挥马鞭打右底靴, 上步一亮。〔报子头〕接〔大锣圆场〕。探子自下场门下。)

【第六场】

(二幕开。〔一锤锣〕〔打上〕接〔大锣归位〕。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自上场门同站门上, 同归台口横一字立。)

贺天龙 (念) 弟兄结义在山岗,

贺天虎 (念) 爱喜棍棒与刀枪。

贺天彪 (念) 每日下山去掠抢,

贺天豹 (念) 打富济贫乐安康。

(〔大锣归位〕〔空底锣〕。)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某!

(〔仓〕。)

贺天龙 (白) 贺天龙。

贺天虎 (白) 贺天虎。

贺天彪 (白) 贺天彪。

贺天豹 (白) 贺天豹。

(〔大锣住头〕。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归八字立。)

贺天龙 (白) 众位贤弟请了!

(贺天龙拱手。)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请了!

(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拱手。)

贺天龙 (白) 寨主排山, 你我两厢伺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请!

(〔唢呐水龙吟〕。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双出门自两边分下。八喽兵自上场门同上, 同站门立。

〔四击头〕接〔回头〕接〔一锤锣〕〔打上〕接〔大锣归位〕。窦尔墩自上场门上, 归台口立。)

窦尔墩 (点绛唇) 雄心胆壮, 结义豪强, 习拳棒, 除暴安良, 绿林俺为上。

(〔回头〕接〔冲头〕〔空底锣〕。〔唢呐水龙吟合头〕。窦尔墩向两边一望、两望, 左转身归外场椅坐。

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自两边分上, 双进门面向里一字立。)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参见寨主!

窦尔墩 (白) 众位贤弟少礼, 请坐!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谢座!

(《大锣原场》接《大锣归位》。四喽兵分在两边设座。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分坐两边。)

窦尔墩 (念) 铁面雄心胆包天，英雄四海美名传。

(《台打台》。)

窦尔墩 (念) 只恨不遂心头愿，血海冤仇——

(《嘟……》《八打顷仓》。窦尔墩翻右袖，左指。)

窦尔墩 (念) 挂心间。

(《大锣归位》《空底锣》。窦尔墩右手扯左袖通名式。)

窦尔墩 (白) 某——

(《仓》。)

窦尔墩 (白) 姓窦，名尔墩，人称——

(《顷仓》。窦尔墩双手托髯。)

窦尔墩 (白) 铁罗汉哪。

(《大锣住头》。)

窦尔墩 (白) 自幼隐居河间，只因有家仇人与某作对，是我一怒离了河间，来在这连环套。多蒙列位贤弟，立俺为首领；每逢下山打富济贫，劫抢赃官，皆列位贤弟之力也!

(《大锣一击》。)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寨主威名在外，弟等马到成功!

窦尔墩 (白) 嗯!

(窦尔墩点头。)

窦尔墩 (白) 头目下山打探，未见回报!

(《水底鱼》。探子持马鞭、报字旗自上场门上，至小边台口。《冲头》。探子下马在小边双手捧报字旗向大边立。)

探子 (白) 探子告进!

(《冲头》。探子挖进。)

探子 (白) 寨主在上，探子参见!

(《撕边一击》。探子在台口，向里蹦子，跪。)

窦尔墩 (白) 我命你下山打探，有什么消息，起来讲!

探子 (白) 寨主容禀!

(《大锣归位》。探子起立，在台口云手。)

探子 (念) 探子奉命去寻路，不分昼夜奔京都。

(《台》，《打台》。)

探子 (念) 家家户户挂彩绸，口里口外垫黄土。

(《嘟》《仓》。探子一亮。)

窦尔墩 (白) 哦! 垫黄土，做什么?

探子 (白) 今有太尉梁九公，奉旨口外行围射猎，圣上恩赐御马，名为日月追风千里驹，一路行来，好不威严人也!

窦尔墩 (白) 噢!

(《唢呐急三枪》。探子比势说明情况。)

窦尔墩 (白) 一路辛苦，歇息去吧!

探子 (白) 谢寨主!

(《冲头》。探子出门拉马自上场门下。窦尔墩离座归台口站立，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随之起立。《大锣三叫头》。)

窦尔墩 (三笑) 哈哈! 哈哈! 啊哈哈……

(《大锣原场》。窦尔墩走小圆场。)

窦尔墩 (白) 某家的冤仇，今日得报了!

(《大锣一击》。)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同白） 寨主何出此言？
窦尔墩（白） 列位贤弟若问，坐下讲！
（《大锣原场》。窦尔墩、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归座。）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同白） 寨主请讲！
窦尔墩（白） 列位贤弟，你们道俺因何来在这连环套？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同白） 我等不晓。
窦尔墩（白） 唉！我今对你们实说了吧！
（《大锣住头》。）
窦尔墩（白） 只因绿林有一家仇人与某作对！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同白） 但不知寨主的仇人是哪一家？
窦尔墩（白）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同白） 但不知是哪一家？
窦尔墩（白） 就是那飞镖——
（《顷仓》。窦尔墩翻右袖，左指。）
窦尔墩（白） 黄三太！
（《大锣一击》。）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同白） 老英雄！
窦尔墩（白） 老匹夫！
（《冷锤》。窦尔墩拂袖，不悦。）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同白） 寨主为了何事，与他结仇？
窦尔墩（白） 少时再讲。适才头目报道：今有太尉梁九公，替主口外行围，恩赐御马名为追风千里驹。
（《大锣住头》。）
窦尔墩（白） 待俺窦某下得山去，施展本领，将此马盗回山来。失去御马，必令那三太寻找，这连环套甚是凶险，一时焉能得到。三太寻不着御马，必然将他斩首，某家的冤仇，岂不得报！
（《大锣一击》。）
贺天龙（白） 想那御营，犹如铜墙铁壁一般，寨主此去，岂不画虎类犬。
窦尔墩（白） 欸！
（《大锣五击》。）
窦尔墩（白）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必拦阻，俺去也！
（《冷锤》。窦尔墩起立，撩袍欲行。）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寨主执意要去，弟等备酒与寨主饯行！
窦尔墩 (白) 好，有劳了！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酒筵摆下！

(【冲头】。二幕闭。设三桌：正场桌置一杯一壶，两侧斜场桌各置一壶二杯，桌后各设椅。窦尔墩、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立台中。【大锣导板头】。)

窦尔墩 (西皮导板) 将酒宴摆只在聚义厅上，
(【回头】接【大锣原场】。窦尔墩、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各抖袖，同归座。)

窦尔墩 (白) 请！
(窦尔墩执杯。)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请！

(窦尔墩、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各执杯。【四击头】。窦尔墩、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各举杯饮酒。)

窦尔墩 (白) 干！
(【撕边一击】。窦尔墩、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各亮杯。)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干！
窦尔墩 (西皮原板) 我一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

窦尔墩在绿林谁不尊仰，
河间府为寨主除暴安良。
黄三太老匹夫自夸志量，
指金镖借银两压豪强。
因此上我两家比武较量，
不胜某护手钩暗把人伤。
他那里用甩头——

(西皮二六板) 打某的左膀，
(西皮快板) 也是某心大意未曾提防。
大丈夫仇不报枉在世上，
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一场，
饮罢了杯中酒——

(【顷仓】。窦尔墩、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各举杯。)

窦尔墩 (西皮散板) 换衣前往！

(【九锤半】转【阴锣】。窦尔墩、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饮酒毕，窦尔墩自下场门暗下，更衣。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面向台里站立。二幕闭。撤去两侧的桌椅，留正场桌，桌上放文房四宝，在桌大边一侧置跨椅。二幕开。【急急风】。窦尔墩更衣后脱蟒、背刀自下场门上，至台中立。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分立两旁。)

窦尔墩 (白) 溶墨伺候！

(【大锣紧锤】。喽兵甲溶墨。窦尔墩至桌前，右足登椅，取出柬帖，搦笔，修书。【纽丝】。窦尔墩右手持柬帖，立台中云手。)

窦尔墩 (西皮散板) 这封书就是他——
(窦尔墩左手指柬帖。)

窦尔墩 (西皮散板) 要命阎王。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同白） 送寨主！
（《大锣纽丝凤点头》。窦尔墩将柬帖掖在胸前绊绳内。）
窦尔墩（西皮散板） 众贤弟且免送在这山岗了望，
（《纽丝》。窦尔墩撩大带、单山膀、出门挖归大边台口，斜向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站立。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八喽兵同推磨，同归小边双排一字站立。）
窦尔墩（西皮散板） 闯龙潭入虎穴我去走一场。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同白） 请！
（《崩登仓》。窦尔墩弹髯，侧身拱手。《大锣原场》。窦尔墩转身挥手示意免送，自下场门下。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归回站门。）
贺天龙（白） 寨主下山，小心防守！
（《一锤锣打下》。八喽兵同扯斜，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自下场门同下，八喽兵同随下。二幕闭，撤去桌椅。）

【第七场】

（二幕外。《一锤锣打上》。四上驷院拉御马自上场门同站门上。）
上驷院甲（白） 请了！
上驷院乙、
上驷院丙、
上驷院丁（同白） 请了！
上驷院甲（白） 奉命看守御马，御马圈去者！
上驷院乙、
上驷院丙、
上驷院丁（同白） 请！
（《一锤锣》《打下》。四上驷院自下场门同下。）

【第八场】

（二幕开：空场。《撕边》《崩登仓》。窦尔墩双手持大带自上场门上，至九龙口扔大带，拉开两臂一望。《纽丝》。窦尔墩走边，最后归台口，云手拉开。）
窦尔墩（二黄散板） 乔装改扮下山岗，
山洼一带扎营房。
我趁着月无光大胆地前闯，
（《纽丝》。窦尔墩挖归大边。）
窦尔墩（二黄散板） 盗不回御马我难回山岗。
（《嘟……》《崩登仓》接《四击头》。窦尔墩上步台口亮像。《急急风》。窦尔墩自下场门下。）

【第九场】

（《冲头》接《一锤锣》《打上》。四兵丁自上场门同上，同站门。四上驷院拉马自上场门同上，同八字立。）
上驷院甲（白） 将御马交付尔等，小心看守！
（四兵丁同应。《一锤锣》《打下》。兵丁甲接过御马，领三兵丁自下场门同下；四上驷院自上场门同下。）

【第十场】

（《冲头》接《撕边》《崩登仓》。窦尔墩自上场门双手持大带上，至台中一亮。《纽丝》。窦尔墩走边，归台中云手拉开，侧身目视前台，右拳后抱，虚丁步立。）
窦尔墩（二黄散板） 来至在山洼内用目观望，

(《撕边》《崩登仓》。窦尔墩两臂拉开，骑马式前望一亮。)

窦尔墩 (白) 啊?

(《大锣纽丝凤点头》。窦尔墩云手拉开。)

窦尔墩 (二黄散板) 寻不着御马圈今在何方?

(《内更梆三响》。窦尔墩双手拍掌，摊掌，一亮。)

窦尔墩 (白) 呀!

(《大锣纽丝凤点头》。窦尔墩矮身撤步，云手拉开。)

窦尔墩 (二黄散板) 耳边厢猛听得梆儿响亮，

(《崩登仓》。窦尔墩云手上步，转身向台里单山膀式一亮。《大锣五锤》。窦尔墩侧身撤步，归台里立。《小锣五击》。更夫甲、更夫乙持锣、梆自上场门同上，同至台口立。)

更夫甲 (念) 少年当奋勇，

更夫乙 (念) 老来两耳聋。

更夫甲 (白) 伙计请啦!

更夫乙 (白) 怎么我刚出来就拧啦!

更夫甲 (白) 什么呀! 我说你跟着我走。

更夫乙 (白) 噢! 我后面有条狗。

更夫甲 (白) 跟我去御马圈。

更夫乙 (白) 哪儿吃大碗面哪?

更夫甲 (白) 我说你是真聋、假聋? 我的爹!

更夫乙 (白) 唉!

更夫甲 (白) 你这怎么听见啦!

更夫乙 (白) 你叫我吗!

更夫甲 (白) 你别挨骂啦! 跟我走吧!

(《小锣打下》。更夫甲、更夫乙自下场门同下。《快冲头》。窦尔墩由台里快步半圆场归台口。)

窦尔墩 (白) 此乃是天——

(《仓》。窦尔墩指天。)

窦尔墩 (白) 助某——

(窦尔墩拍腹。)

窦尔墩 (白) 成功也!

(《崩登仓》。窦尔墩随着锣鼓经提抬右腿，右手正拍膝，反掸膝，左手搂髯，右手赞指一亮。《纽丝》。窦尔墩起云手拉开。)

窦尔墩 (二黄散板) 要成功跟随了他——

(《仓》。窦尔墩指。)

窦尔墩 (二黄散板) 我暗地里埋藏。

(《四击头》。窦尔墩上步，云手花，两臂撑开，高像一亮。《急急风》。窦尔墩转身自下场门下。二幕闭：设正场桌，桌的大边设椅，椅背向外，示意为“御马圈”。)

【第十一场】

(二幕开。《一锤锣》《打上》。四兵丁自上场门同上，同站门。兵丁甲拉马与兵丁乙同站里首，兵丁丙、兵丁丁同站外首。)

兵丁乙 (白) 咱们别全熬着! 你们前半夜，我们后半夜。

兵丁甲、兵丁丙 (同白) 好吧! 就这么办啦!

(《冲头》。兵丁乙、兵丁丁自下场门同下。兵丁甲、兵丁丙同归大边斜场，在椅前侧小蹦子做进“御马圈”状，将马送进马圈后，再倒地而睡。二更夫引窦尔墩自上场门同上，同至台口。)

更夫甲、更夫乙 (同白) 这儿就是御马圈!

(更夫甲、更夫乙同指向大边。更夫甲、更夫乙自上场门同下。《撕边》《崩登仓》。窦尔墩向二更夫手指处望看。《纽丝》。窦尔墩左臂通条转过身来拉开。)

窦尔墩 (二黄散板) 御营中是禁地某休要乱闯，
又只见看马的人睡卧两旁。
我这里将熏香暗暗地点上，

（《九锤半》转《阴锣》。窦尔墩取解药瓶，将药倒在左手心，收解药瓶入怀，以右手手指蘸药抹入鼻孔，吹掸左手剩馀的解药，右手拍膝掸手；回身取熏香，点着，隐在身后，蹑足前进；先熏右方兵丁甲，再熏左方兵丁丙，二兵丁同被熏过去；窦尔墩回身走出御马圈，扔熏香踩灭。《快纽丝》窦尔墩上步，拉开。）

窦尔墩（二黄散板）熏倒了看马的人料也无妨！

（《撕边》《崩登仓》。窦尔墩跨上右步左半转身面向下场门，左手搂髯，右单山膀，一亮。《急急风》。窦尔墩自下场门下。《快软四击头》接《急急风》。窦尔墩右手持刀、左手拉马自上场门退步，至大边台口。《效果：马嘶》《撕边》《崩登仓》。窦尔墩随着马向后坐身；趋步用力拉扯马缰。《纽丝》。窦尔墩拉马退归大边台口立。）

窦尔墩（二黄散板）千里驹休得要蹄跳喧嚷！

（《撕边》。二更夫自上场门同上。）

更夫甲、

更夫乙（同白）拿奸细！

窦尔墩（白）看刀！

（《崩登仓》。窦尔墩挥刀杀死二更夫，二更夫同暗下。窦尔墩侧身向尸首一看。）

窦尔墩（白）嘿嘿！

（《大锣纽丝风点头》。窦尔墩看刀上的血，持刀向靴底拭去血迹。）

窦尔墩（二黄散板）胆大的小更夫敢来逞强。
你二人今在某刀下命丧。

（《纽丝》。窦尔墩刀交左手，右手由怀中取出柬帖。）

窦尔墩（二黄散板）自有那黄三太——

（窦尔墩扔柬帖。）

窦尔墩（二黄散板）他与你们抵偿。

（《急急风》。窦尔墩换回右手持刀，跨右腿，看着马，右足落地，向右变脸，左手拉马，自上场门下。

《冲头》。兵丁乙、兵丁丁自下场门同上。）

兵丁乙（白）该换班儿啦！咱们瞧瞧去！

兵丁丁（白）走，瞧瞧去！

（兵丁乙被更夫尸首绊了一下，险些跌倒。）

兵丁乙（白）谁在这儿睡哪？差点绊我一个跟头！

兵丁丁（白）更夫被杀啦！

（兵丁乙、兵丁丁同进御马圈。）

兵丁乙（白）咳！醒醒！

（兵丁乙细看。）

兵丁乙（白）受熏香啦！你取碗凉水来，一喷就醒。

（兵丁丁取水喷兵丁甲、兵丁丙，兵丁甲、兵丁丙同苏醒。）

兵丁乙、

兵丁丁（同白）看看御马去吧！

（兵丁乙、兵丁丁同看。）

兵丁甲、

兵丁丙（同白）御马丢啦！

（兵丁乙转身。）

兵丁乙（白）这有一封信！

（兵丁乙拾起。）

兵丁乙（白）此事重大，报与上差知道！

（四兵丁同向上场门立。）

四兵丁（同白）有请上差！

（《大锣五锤》。四兵丁同归站门立；四上驷院自上场门同上，同八字立。）

四上驷院（同白）何事？

兵丁丁（白）御马不见，现有书信一封，上差请看！

四上驷院（同白）呈上来！

（兵丁乙呈书信。）

四上驷院（同白）有请彭大人！

（二幕闭。设正场桌，桌上置两蜡烛台、圣旨、文房四宝。《大锣五锤》。彭朋自下场门上。）

彭朋（念）来在口外地，昼夜费心机。

(白) 何事?

上驷院甲 (白) 今有大胆贼人, 擅入御营, 杀死更夫, 盗去御马, 临行之时, 留下书信一封, 大人请看。

(上驷院甲呈柬帖。彭朋接信、看。)

彭朋 (白) 我想此事重大, 必须禀过千岁, 来, 打道御营。

(二幕开。【水底鱼】。四兵丁、四上驷院、彭朋同一翻、两翻。)

彭朋 (白) 有请千岁!

(【一锤锣打上】接【大锣归位】。四紫龙套、巴永泰自上场门同上, 同站门。梁九公自上场门上, 归台中立。)

梁九公 (念) 代替我主行围猎, 可算朝中第一臣。

彭朋 (白) 参见千岁!

梁九公 (白) 罢啦! 夜静更深, 来到御营, 有何公干?

彭朋 (白) 今有大胆贼人, 擅入御营, 杀死更夫, 盗去御马, 临行之时, 留下书信一封, 千岁请看!

(彭朋呈柬帖。)

梁九公 (白) 怎么着? 竟有大胆贼人, 杀死更夫, 盗去御马, 临行之时, 还留下书信一封吗?

彭朋 (白) 正是。

梁九公 (白) 这个贼好大的胆子呀!

上驷院的官儿哪, 掌灯待咱家观看。

(【大锣五锤】。上驷院甲、上驷院乙由桌上同取灯烛, 各掌一盏, 梁九公上步立台口。)

梁九公 (念) “如今若问盗马人, 飞镖三太尽知情。”

(白) 哎呀慢着! 我想三太这个老儿已然去世多年啦!

(【大锣一击】。梁九公思索。)

梁九公 (白) 啊喝有啦!

(【大锣五锤】。)

梁九公 (白) 他有一子名叫天霸, 跟随施仕纶镇守海下, 咱家自有道理。来! 溶墨伺候。

(四紫龙套同应。【唢呐急三枪】。梁九公至正场桌写圣旨。)

梁九公 (白) 巴永泰!

巴永泰 (白) 在!

(【仓】。)

梁九公 (白) 现有圣旨一道, 命你连日连夜去到海下, 提调副将黄天霸, 来到口外捉拿盗马贼寇。有了咱家的御马, 还则罢了; 若无咱家的御马呀! 我说这个彭大人!

(【仓】。)

彭朋 (白) 千岁!

梁九公 (白) 当年你与三太交好甚厚, 少不得你也担点儿忧啊!

彭朋 (白) 是是是!

梁九公 (白) 若是无有咱家的御马, 彭朋、施仕纶、天霸等——

(【仓】。)

梁九公 (白) 一律同罪。

巴永泰! 在!

(【仓】。)

梁九公 (白) 接旨吧!

(【冷锤】。梁九公将圣旨扔给巴永泰, 转身向台里, 上扬翻袖, 一亮, 自上场门下。)

巴永泰 (白) 遵命! 带马!

(【急急风】。四紫龙套同插门、带马, 自下场门同领下。巴永泰捧旨上马, 自下场门下。)

彭朋 (白) 哇!

(【仓】。)

(四上驷院同打躬聆训。)

彭朋 (白) 失落御马, 皆由尔等自不小心, 罚俸一月。

(彭朋自下场门下。)

四上驷院 (同白) 哇!
(【仓】。)
四上驷院 (同白) 失落御马, 皆由尔等不知小心, 罚俸三月。
(四上驷院自下场门同下。)
四兵丁 (同白) 嘿!
(四兵丁同摊手。【一锤锣打下】。四兵丁自下场门同窝下。)

【第十二场】

(【急急风】转【纽丝】。窦尔墩右手持马鞭、左手握缰、拉马自上场门上, 至台中。)
窦尔墩 (二黄散板) 御马到手精神爽,
金鞍玉辔黄丝缰。
左右相称赤金镫,
项下蹄胸对成双。
认镫攀鞍把马上,
(窦尔墩走小圆场。【四击头】。窦尔墩上马。【纽丝】。窦尔墩挖归大边立。)
窦尔墩 (二黄散板) 洋洋得意我回转山岗。
(【四击头】接【急急风】。窦尔墩转身双手勒缰, 骑马式亮相, 趟马。【冲头】。窦尔墩归台中立。
三番【崩登仓】。窦尔墩三加鞭。【四击头】。窦尔墩踢腿、转身、双手勒缰亮相。)
窦尔墩 (白) 嘚!
(【仓】。)
窦尔墩 (白) 马来!
(【撕边】【崩登仓】。窦尔墩跨上步, 以马鞭击靴底, 台口一亮。【急急风】。窦尔墩自下场门下。二幕闭。设正场桌、外场椅, 桌两侧各置两把备椅。)

【第十三场】

(【急急风】。四紫龙套引巴永泰自上场门同上, 过场, 自下场门同下。)

【第十四场】

(二幕开。)
黄天霸 (内白) 嗯喷!
(【四击头】接【一锤锣打上】接【大锣归位】。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相继自上场门上, 关太站在黄天霸的左侧, 何路通站在黄天霸的右侧, 计全站在关太的左侧, 朱光祖站在何路通的右侧, 在台口成横一字立。)
黄天霸 (念) 丹心灭寇扫馋奸,
关太 (念) 全凭宝刀镇淮安。
何路通 (念) 弟兄怀揣忠义胆,
计全、
朱光祖 (同念) 侠义龙泉血未干。
(【大锣归位】【空底锣】。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各拱手通名。)
黄天霸、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俺!
(【大锣一击】。)
黄天霸 (白) 黄天霸。
关太 (白) 关太。
何路通 (白) 何路通。
计全 (白) 计全。
朱光祖 (白) 朱光祖。

黄天霸、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请坐！

(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各拱手让座。〔大锣回头〕接〔大锣原场〕。四官兵自两边暗上，设两边跨椅后同暗下。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各就座。)

黄天霸 (白) 诸位仁兄！

(黄天霸拱手。)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黄爷！

(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拱手。)

黄天霸 (白) 想你我自投按下以来，每日拿强捕盗，除暴安良，如今官高极品，多蒙大人提拔我等。

关太 (白) 我等弃暗投明，多蒙大人提拔，我等铭刻肺腑。

何路通 (白) 大义英雄，自闯事业；黄贤弟身为副将，此乃三太爷教子有方。

计全 (白) 虽然是三太爷教子有方，你我绿林为官，还是大人提拔之恩。

朱光祖 (白) 我说这个诸位英雄！

(朱光祖拱手。)

黄天霸、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同白) 朱爷！

(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同拱手。)

朱光祖 (白) 想我们在绿林行侠作义，也不过是偷富济贫，喜的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恨的是贪官污吏，恶棍土豪；讲到做官的人儿，也非容易，还得要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有道是：千里马儿，还得千里人儿哪！何言大人提拔我等哪！

(〔仓〕。)

黄天霸 (白) 依某看来，还是大人提拔之恩。

(〔效果：传点〕。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起立。)

黄天霸 (白) 二堂传点，大人升堂，你我两厢伺候！

(黄天霸拱手。)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请！

(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拱手。二幕闭。撤去两旁四椅，外场椅改内场椅，桌上置公案。〔唢呐水龙吟〕。黄天霸、关太、计全自下场门同下，何路通、朱光祖自上场门同下。二幕开。四红龙套持开门刀自上场门同上，同站门。〔四击头〕接〔一锤锣打上〕接〔大锣归位〕。施仕纶自上场门上，归台口立。)

施仕纶 (引子) 镇守海下，秉忠心，扶保朝廷。

(〔冲头〕〔空底锣〕接〔唢呐水龙吟〕。施仕纶归内场椅。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自两边分上，同挖进，同面向里横一字站立。)

黄天霸、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参见大人！

(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打躬。)

施仕纶 (白) 诸位英雄少礼！

(〔大锣归位〕。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分立两旁。)

施仕纶 (念) 奉旨统兵镇海下，每日安排把贼拿。除暴安良民安乐，赤胆忠心保皇家。
(《大锣归位》《空底锣》。)

施仕纶 (白) 本院——
(《大锣一击》。)

施仕纶 (白) 施仕纶。
(《大锣住头》。)

施仕纶 (白) 亲奉圣命，镇守海下一带等处，自到任以来，倒也官清民顺。
天霸！

黄天霸 (白) 大人！

施仕纶 (白) 每逢拿强捕盗，除暴安良，皆是你等之力，待本院奏明圣上，定有封赠。

黄天霸 (白) 卑职等承蒙大人提拔之恩，敢不协力同心，报效皇家。

施仕纶 (白) 好！君正臣贤，万民安乐也！

巴永泰 (内白) 圣旨下！
(《撕边》《大锣一击》。)

黄天霸 (白) 启大人：圣旨下！

施仕纶 (白) 香案接旨！

黄天霸、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香案接旨！
(《急急风》接《长尖儿》。施仕纶离座归大边立。四紫龙套自上场门同上，同一条鞭立。巴永泰自上场门上，至小边台口下马。紫龙套甲接马，巴永泰挖进归台中面向外立。四紫龙套同随挖进在四红龙套外首站门。施仕纶归台中转身面向台里，黄天霸在施仕纶小边身侧半步，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分两侧站立。)

巴永泰 (白) 圣旨下，跪！

施仕纶、
黄天霸、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万岁！
(《大锣一击》。施仕纶、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跪。)

巴永泰 (白) 听宣读，诏曰：“今有太尉梁千岁，奉旨口外行围射猎，圣上恩赐御马，名为追风千里驹。竟有大胆贼人，擅入御营，杀死更夫，盗去御马。千岁大怒，命巴永泰去至海下，提调副将黄天霸，去到口外，捉拿盗马贼寇。拿着盗马贼寇，将功折罪，若无盗马之人，彭朋、施仕纶、天霸等——
(《仓》。黄天霸拍手，转身向台外摊手吃惊。)

巴永泰 (白) 一齐问罪。”旨意读罢，望诏谢恩。

施仕纶、
黄天霸、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万万岁！
(《冲头》。施仕纶、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叩首，同起立归两边站立。)

施仕纶 (白) 侯爷捧旨前来，一路多受风霜之苦。

巴永泰 (白) 为国勤劳，何言辛苦。哪一个是天霸？

施仕纶 (白) 天霸！见过侯爷！

黄天霸 (白) 是！
参见侯爷！
(黄天霸打躬。)

巴永泰 (白) 天霸！本爵在十里长亭等候于你，你要速速启程。

黄天霸 (白) 是是是！

巴永泰 (白) 带马!

(《急急风》。四紫龙套同插门带马。)

施仕纶、

黄天霸、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送侯爷!

(《撕边一击》。施仕纶、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打躬。)

巴永泰 (白) 免!

(《急急风》。巴永泰自下场门下。施仕纶归台中, 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分归两侧站立。)

施仕纶 (白) 天霸! 适才圣旨前来, 提调于你, 去到口外, 捉拿盗马贼寇, 拿着盗马贼寇, 还则罢了! 若是访拿不着, 一世英名, 付于流水!

(《撕边一击》。《大锣叫头》。)

黄天霸 (白) 大人! 适才圣旨前来, 提调卑职, 去到口外, 捉拿盗马贼寇, 倘有不测, 卑职尽忠一死, 理所当然, 只是我母年迈无人侍奉。

(《大锣叫头》。)

黄天霸 (白) 众位仁兄!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黄爷!

黄天霸 (白) 不论哪位仁兄, 将家母送回浙江绍兴府, 天霸纵死九泉——

(《大锣一击》。)

黄天霸 (白) 感恩非浅。

(《撕边一击》。黄天霸向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拱手致谢。)

计全 (白) 此去倘有不测, 我等同受残刀。

(《大锣一击》。)

朱光祖 (白) 哎呀! 我说黄爷! 凡事自有天定, 亦非人力所能为。巴侯爷在十里长亭等候于你。

哎呀! 大人哪!

(《大锣五击》。)

朱光祖 (白) 事到如今, 可没有说闲话的工夫啦!

(《冷锤》。)

施仕纶 (白) 看衣更换。

(《闪锤》。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自两边分暗下、更衣。施仕纶两边望门, 归台中立。)

施仕纶 (西皮摇板) 恨只恨盗马贼有包天胆量,
盗御马闯大祸暗把人伤,
圣旨到调天霸口外捕贼党,
但愿他马到成功万古流芳。

(《闪锤》《切住》。黄天霸箭衣、马褂; 关太、何路通脱蟒换褶子, 盔头不换; 计全、朱光祖换氅开褶子自两边分暗上, 分立两侧。)

施仕纶 (白) 看酒!

(《闪锤》。)

施仕纶 (西皮摇板) 人来将酒忙斟上,

(《闪锤》。红龙套丙送上酒斗, 施仕纶接过酒斗。)

施仕纶 (西皮流水板) 叫声天霸听端详:
此去不能擒贼党,
塌天大祸我承当,
(西皮散板) 但放心肠。

(《闪锤》。黄天霸打躬, 接过酒斗。)

黄天霸 (西皮流水板) 谢过大人恩海量,
忠臣孝子古流芳,

此去不能擒贼党，
尽忠一死有何妨，万载名扬。

（〔纽丝〕。黄天霸洒酒，将酒斗交还红龙套丙。）

施仕纶（西皮散板） 转面叫声关参将，
关太（白） 在！
施仕纶（西皮散板） 何路通进前听端详。
何路通（白） 在！
施仕纶（西皮散板） 计全生来韬略广，
计全（白） 在！
施仕纶（西皮散板） 朱光祖做事智谋强。
朱光祖（白） 在！
施仕纶（西皮散板） 同心协力擒贼党，
施仕纶（西皮散板） 凌云阁上美名扬。

（〔大锣纽丝凤点头〕。）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同白） 大人！
（同西皮散板） 大人但把宽心放，
齐心努力拿强梁。
哪怕贼人有胆量，
生擒活捉转朝廊。

黄天霸（西皮散板） 辞别大人把马上，

（〔急急风〕。四官兵自两边分上，同带马。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上马。四官兵、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自下场门同领下。〔纽丝〕。黄天霸挖回来归大边台口。）

黄天霸（西皮散板） 成功回来再问安康。

（〔大锣一击〕接〔闪锤〕。黄天霸自下场门下。）

施仕纶（西皮摇板） 但愿此去擒贼党。

（〔闪锤〕。四红龙套自两边分翻下。施仕纶归大边台口。）

施仕纶（西皮摇板） 满斗焚香谢上苍。

（〔一锤锣打下〕。施仕纶自下场门下。二幕闭，撤去桌椅。）

【第十五场】

（二幕开。空场。〔急急风〕。四紫龙套、巴永泰持马鞭自上场门同搭轿上。四官兵咬尾儿自上场门同上。计全、关太、黄天霸、何路通、朱光祖自上场门同随上，各走圆场。巴永泰、四紫龙套同归台里，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四官兵同归台外。〔急急风〕〔匝匝匝……〕。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欲下马，巴永泰挥手示意不必下马，走圆场，巴永泰、四紫龙套自下场门同下。四官兵自下场门同随下。计全、关太、何路通、朱光祖同归小边一字，黄天霸在大边挖归大边台口。〔四击头〕。黄天霸背马鞭，跨右腿，左腿骗月亮门儿，骑马亮像或马鞭上膀子，踏右步，向右侧身，双手勒缰式亮像。黄天霸自下场门下。计全、关太、何路通、朱光祖同随下。二幕闭。设正场桌、公案、八字椅。）

【第十六场】

（二幕开。〔一锤锣打上〕。四白龙套、中军自上场门同上，同站门。〔四击头〕接〔一锤锣打上〕接〔大锣归位〕。彭朋自上场门上，归台口立。）

彭朋（念） 提调黄天霸，口外把贼拿。

巴永泰（内白） 巴侯爷到！

彭朋（白） 有请！

（〔急急风〕接〔长尖儿〕。四紫龙套自上场门同上，同一条鞭立；巴永泰持马鞭自上场门上，至小边台口下马；四紫龙套同接马自下场门同下。彭朋迎至台口，巴永泰挖进归大边，彭朋归小边，分坐八字椅。）

彭朋（白） 侯爷回来了！

巴永泰（白） 回来了！

彭朋 (白) 一路之上，多受风霜之苦。
巴永泰 (白) 为国勤劳，何言辛苦。
彭朋 (白) 天霸可曾带到？
巴永泰 (白) 带到了！少时天霸到此，你要惊吓于他。
彭朋 (白) 那个自然。侯爷请至后面歇息。
(彭朋、巴永泰同离座。巴永泰自下场门下。)

彭朋 (白) 升堂！
中军 (白) 升堂！
(《唢呐吹打》。白龙套丙、白龙套丁同将八字椅改设一把内场椅。四白龙套同归里场站门。中军偏大边立。彭朋上步至台口，整冠、理髯，右转身归内场椅坐。)

彭朋 (白) 中军听令！
中军 (白) 在！
彭朋 (白) 天霸到此，叫他报门而进！
中军 (白) 得令！
(《急急风》。中军挖出归大边立。四官兵自上场门同上，同归一条鞭立；朱光祖、计全、何路通、关太、黄天霸持马鞭自上场门同上。《长尖儿》。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至小边台口下马，四官兵同接马自上场门同下；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立小边。)

中军 (白) 天霸！
(《仓》。中军指黄天霸。)

中军 (白) 大人有令，叫你报门而进，你要仔细了！
(《仓》。中军挖进归大边，在正场桌侧立。)

黄天霸 (白) 是是是……
(黄天霸躬身。)

中军 (白) 你要打点了！
黄天霸 (白) 是是是……
中军 (白) 报门！
(《大锣一击》。《一锤锣》。黄天霸欲向前报门，朱光祖上步拍黄天霸的肩头，示意把宝剑摘下。黄天霸忙摘下宝剑交与朱光祖，并以手拭汗表示吃惊，向朱光祖拱手称谢。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自上场门同下。黄天霸在小边台口垂双手，面向大边侍立。)

黄天霸 (白) 报！
(《大锣一击》。)

黄天霸 (白) 镇守海下，槽标副将，虚职总兵，黄天霸——
(《大锣一击》。黄天霸掸下马蹄袖。)

黄天霸 (白) 告进！
(黄天霸随念“告进”二字，随单腿跪安。《一锤锣阴着声音》。黄天霸跪安后起立，将双手垂身后，低首，缓步挖归大边台口，转身面向小边，单腿跪安，起立，双手垂身后，缓步挖归小边，小圆场，进门面向台里，跪。)

黄天霸 (白) 参见大人！
彭朋 (白) 下跪何人？
黄天霸 (白) 卑职天霸。
彭朋 (白) 为何不抬起头来？
黄天霸 (白) 有罪不敢抬头。
彭朋 (白) 恕你无罪！
黄天霸 (白) 谢大人！
(《大锣一击》。黄天霸抬头。)

彭朋 (白) 哇！
(《大锣五击》。彭朋拍案。)

彭朋 (白) 梁千岁奉旨口外行围射猎，圣上恩赐御马，竟有大胆贼寇，擅入御营，杀死更夫，盗去御马，留下书信一封，想你父子乃是绿林出身，必知盗马之人，还不与我讲！讲！讲！
(《大锣三击》。彭朋连拍案三下。)

黄天霸 (白) 哎呀！大人哪！
(《大锣五击》。)

黄天霸 (白) 卑职当年随同先父，在外走镖，不过是江南、淮阳、直隶、山东一带等处。想这口北，乃是化外之所。漫说是卑职，就是先父在世，也未曾来到，望求大人详查。

彭朋 (白) 现有书信一封，拿去看来！

(《大锣五击》。彭朋扔下书信。)

黄天霸 (白) 是！

(黄天霸拾起书信，左转身，面向台外改单腿跪。)

黄天霸 (白) “如今若问盗马人，飞镖三——”

(《冷锤》。黄天霸急用手掩口，将书信交还中军，转身向台里跪。中军将书信放在公案上。《大锣叫头》。)

黄天霸 (白) 哎呀！大人哪！看此书信，分明盗马贼人，与俺黄门作对，还望大人，格、格、格……外开恩！

彭朋 (白) 也罢！

(《大锣五锤》。)

彭朋 (白) 梁千岁赏限一月，老夫宽限十天，共凑四十天，捉住盗马贼寇，将功折罪，若是访拿不着哇！

(四白龙套同喊堂威。《撕边一锣》。彭朋挥手，四白龙套、中军自两边分下。)

彭朋 (白) 天霸！

(《大锣住头》。彭朋离座，黄天霸起立。)

彭朋 (白) 老夫与你父交好甚厚，破着这个前程不要，定要与你担待担待。

黄天霸 (白) 谢大人！

(《瓜……仓》。黄天霸上步请安，彭朋退步左手翻袖一挽。)

黄天霸 (白) 谢大人！

(《瓜……仓》。黄天霸上步请安，彭朋退步右手翻袖一挽。)

黄天霸 (白) 送大人！

(《瓜……仓》。黄天霸上步请安，彭朋以右手掩面、挥袖，转身自下场门下。《冲头》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自上场门同上，同归一条鞭。黄天霸挖出归大边台口立。)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怎么样了？

黄天霸 (白) 公馆再讲！

(黄天霸扬左手示意回公馆。《急急风》。四官兵自两边分上，同带马。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上马。四官兵、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自下场门同领下。二幕闭：撤去公案，设正场桌、场外椅，大边设两跨一，小边在桌侧置两把备椅。)

【第十七场】

(二幕开。《急急风》。四官兵自上场门同上，同一条鞭立。朱光祖、计全、何路通、关太、黄天霸自上场门持马鞭同上，同至小边台口下马；四官兵同接马，官兵丙、官兵丁自上场门同下，官兵甲、官兵乙同将两把备椅改为跨椅，自上场门同下。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挖进各归座。)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大人怎样吩咐下来？

黄天霸 (白) 众位仁兄！

(黄天霸拱手。)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黄爷！

(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拱手。)

黄天霸 (白) 往日彭大人，对俺天霸，十分恩厚，今日甚是动怒，你道为着何来？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黄天霸 (白)

为着何来?

只因太尉梁干岁，奉旨口外行围射猎，圣上恩赐御马，竟有大胆贼人，杀死更夫，盗去御马，临行之时，留下书信一封，上写：“如今若问盗马人，飞镖先父便知情。”

(〔大锣住头〕。)

黄天霸 (白)

因此大人甚是动怒，梁干岁赏限一月，是我再三恳求，彭大人宽限十天，共凑四十天；拿着盗马贼寇，将功折罪，如若不然，圣旨一到，要将我全家——

(〔仓〕。)

黄天霸 (白)

问斩！

(〔打打……仓〕。黄天霸摊手。)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噢！

(〔大锣快长锤凤点头〕。)

黄天霸 (西皮摇板)

这才是大祸送天降，
大胆的贼寇把人伤。
我今一死身成何——

(黄天霸掩面拭泪，起立，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随之起立。)

黄天霸 (哭头)

样，

(〔大锣快长锤凤点头〕。)

黄天霸 (西皮摇板)

家中还有老萱堂。

(〔大锣住头〕。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归座。)

黄天霸 (白)

计仁兄！

计全 (白)

黄爷！

黄天霸 (白)

当年随同先父，绿林行走，可知这口北地面，何人在此啸聚为首？

计全 (白)

当年随同三叔，在外走镖，不过是直隶、江南、淮阳、山东一带等处，想这口北地面，未曾来到。

黄天霸 (白)

难道此贼肋生双翅，飞出天外，越过化外不成？

朱光祖 (白)

我说这个老兄弟！

(朱光祖拱手。)

黄天霸 (白)

朱仁兄！

(黄天霸拱手。)

朱光祖 (白)

我想这口北地面，不过是热河、八沟、三座塔、呼里哈达、喇嘛庙、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马兰关，一带等处。若问这些个地方，有一位前辈的老英雄，您知道！

(〔冷锤〕。)

黄天霸 (白)

此人姓字名谁？

朱光祖 (白)

江湖人称赛毛遂杨香武，杨五叔您知道！

(〔冲头〕。黄天霸向前握住朱光祖的手，走向台口，关太、何路通、计全同起立。)

黄天霸 (白)

现在哪里？

朱光祖 (白)

可惜！他死啦！

(〔撕边一锣〕。黄天霸失望地松开朱光祖的手。)

黄天霸 (白)

哎呀！

何路通 (白)

咳！死啦！你说他干什么！

朱光祖 (白)

你瞧，我忘啦吗！

(〔大锣导板头〕。)

黄天霸 (西皮小导板)

听一言不由人三魂飘荡，

(〔大锣纽丝凤点头〕。)

黄天霸 (西皮散板)

寻不着盗马贼今在哪厢？
大丈夫纵一死把眉头展放，

望列位将尸骨送回故乡。

(〔回头〕接〔大锣原场〕。黄天霸起立向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一揖。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各归原座，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相继叹息。)

计全 (白) 众位英雄!

黄天霸、

关太、

何路通、

朱光祖 (同白)

计爷!

计全 (白) 俺计全倒有一计在此。

黄天霸、

关太、

何路通、

朱光祖 (同白)

有何妙计?

计全 (白) 你我准备大车二十辆，上插黄旗，上写：“贩卖红花紫草”，一路穿山越岭而过，若遇贼人下山掠抢，擒住一人，倘若问出下落，也未可知!

黄天霸 (白) 此计虽好，只恐难得凑巧。

朱光祖 (白) 我说这个老兄弟!

(〔大锣五击〕。)

朱光祖 (白) 常言说得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今就得死马儿当做活马儿治，倘若遇机，也是你我大家之幸!

黄天霸 (白) 就依朱仁兄。

官兵们走上!

(〔冲头〕。四官兵自两边分上。)

四官兵 (同白) 参见大人!

黄天霸 (白) 罢了! 尔等准备大车二十辆，扮做车夫模样，上插黄旗，上写：“贩卖红花紫草客商”，一路穿山越岭而过，遇着贼兵下山掠抢，不可害怕! 我自有道理。安排去吧!

四官兵 (同白) 遵命!

(〔冲头〕。四官兵自两边分下。)

黄天霸 (白) 你我用罢酒饭，依计而行便了! 正是:

(〔大锣住头〕。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离座。)

黄天霸 (念) 计就月中擒玉兔，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念) 谋成日里捉金乌。

(〔冲头〕接〔一锤锣打下〕。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扯斜门，黄天霸自上场门下，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随下。二幕闭：改设正场桌，两边各设双跨椅。)

【第十八场】

(二幕开。〔一锤锣打上〕接〔大锣归位〕。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自上场门同上，同归台口一字立。)

贺天龙 (念) 窦某盗马回山岗，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念) 蔑视我等为哪桩?

贺天龙 (白) 请坐!

(贺天龙拱手。)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念) 请坐!

(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拱手。〔大锣原场〕。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两边分坐。)

贺天龙 (白) 众位贤弟!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大哥!

贺天龙 (白) 窦尔墩自从将御马盗回山寨, 把你我弟兄, 当作无用之辈了!

贺天虎 (白) 大哥不必如此, 若遇机会, 在山下做几桩好买卖, 也叫那窦尔墩见识见识。

贺天龙 (白) 着哇!

(〔冲头〕。喽兵甲自上场门上, 挖进。)

喽兵甲 (白) 启禀寨主: 山下来了许多镖车, 上写: “贩卖红花紫草”, 特此报知。

贺天龙 (白) 大买卖到了, 一齐下山。

(〔急急风〕。喽兵甲自上场门下, 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离座, 同脱衣。四喽兵自两边分上, 同向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递刀, 自下场门同领下。二幕闭: 撤去桌椅。)

【第十九场】

(二幕开。空场。〔一锤锣打上〕。四官兵换去官兵帽子、改为包头、各持车旗、第一辆车上插黄旗上写“贩卖红花紫草”自上场门同上, 同扎犄角立。朱光祖抱着黄天霸的刀, 计全、何路通、关太自上场门同上, 同斜一字立。黄天霸自上场门上, 在上场门前一亮。)

黄天霸 (白) 众好汉!

(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应。)

黄天霸 (白) 趱行者!

(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应。)

(〔唢呐风入松〕。)

四官兵 (同风入松) 深山复至捣空巢,
缉获从亡奸狡。
茅庵再入搜寻到,
何处觅到人消耗。

(四官兵、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领起圆场, 同挖开归站门立。〔大锣住头〕。)

黄天霸 (白) 众位仁兄!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黄爷!

黄天霸 (白) 你我乔庄改扮, 入山访事, 看此山高大, 穿山而过!

(〔唢呐风入松合头〕。)

四官兵 (同风入松) 忙回转军前令消,
同叩复老嫖姚。

(四官兵、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一翻、两翻归面向台里站立。〔急急风〕。四喽兵、贺天豹、贺天彪、贺天虎、贺天龙自上场门同上, 过场, 自下场门同下。〔冲头〕。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转身面面向前台, 同归站门立。)

黄天霸 (白) 雹头响亮, 想是贼寇下山, 迎上前去!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迎上前去!

(〔急急风〕。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脱褶子放在车上。四官兵、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反圆场。四喽兵、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自下场门同上, 二龙出水。〔长尖儿〕。黄天霸、贺天龙同在台中架住, 四官兵、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四喽兵、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分站两边。〔大锣叫头〕。)

贺天龙 (白) 呔! 留下镖车, 放你们过去!

黄天霸 (白) 要俺的镖车, 却也不难, 通尔的名来。

贺天龙 (白) 你且听道哇!

黄天霸 (白) 讲!

(《大锣住头》。)

贺天龙 (白) 我乃连环套大寨主贺天龙。

贺天虎 (白) 贺天虎。

贺天彪 (白) 贺天彪。

贺天豹 (白) 贺天豹。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我等在此!

(《撕边一击》。)

黄天霸 (白) 噢! 原来是昆仲四位!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然!

(《大锣一击》。)

黄天霸 (白) 是你一家在此为业, 还是有第二?

贺天龙 (白) 就某一家, 并无第二!

黄天霸 (白) 要俺镖车, 却也不难, 但则一件。

贺天龙 (白) 哪一件?

黄天霸 (白) 老爷的宝刀。

贺天龙 (白) 啊?

(《大锣一击》。)

黄天霸 (白) 它却不肯。

贺天龙 (白) 一齐动手。

(《急急风》。四官兵、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四喽兵、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钻烟筒分下。黄天霸、贺天龙同打单刀九刀半, 贺天龙败下, 黄天霸追下。)

【第二十场】

(《乱锤》。四喽兵、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自上场门同败上, 同挖开归站门立。)

贺天龙 (白) 镖客杀法厉害, 快快回山。

(《急急风》。四喽兵、贺天豹、贺天彪、贺天虎同插门自下场门同领下, 贺天龙向上场门扒拉倒脱靴。计全、朱光祖、关太、何路通自上场门同上, 同翻归斜门, 黄天霸自上场门上, 与贺天龙半个合, 贺天豹向贺天龙一盖、卸掉贺天龙的刀, 贺天豹踢贺天龙抢背, 右手举刀威吓。朱光祖上前阻止, 黄天霸、朱光祖、贺天龙同趋步至大边台口, 贺天龙跪下。《大锣叫头》。)

黄天霸 (白) 呔! 想你这无能之辈, 焉能在此啸聚, 招出为首之人, 饶尔不死。

贺天龙 (白) 若问为首之人, 姓窦名尔墩, 人称——

(《大锣两击》。)

贺天龙 (白) 铁罗汉!

(《撕边一击》。黄天霸举刀欲杀, 朱光祖暗暗摆手阻止, 并示意将贺天龙搀起。黄天霸、朱光祖同眼神会意, 黄天霸将刀交与朱光祖。)

黄天霸 (白) 兄台请起。

(《大锣五击》。黄天霸搀起贺天龙。)

贺天龙 (白) 镖客, 这算何意?

黄天霸 (白) 兄台不知, 我与窦寨主交好甚厚, 分手多年, 不想他在此做了寨主。适才一时失手, 兄台莫怪!

贺天龙 (白) 岂敢! 既是寨主的好友, 请问尊姓大名?

(朱光祖咳嗽。)

黄天霸 (白) 这个!

(《大锣一击》。黄天霸略一思考。)

黄天霸 (白) 少时拜山, 自有拜帖呈上。

贺天龙 (白) 怎么! 镖客还要拜望我家寨主?

黄天霸 (白) 正是。

贺天龙 (白) 镖客你来看哪！

(《撕边一击》。贺天龙一望。)

贺天龙 (白) 这连环套，高有万丈，周围有数百余里，又有二十余座寨门，漫说是人，就是雀鸟，也难以飞入。

黄天霸 (白) 这个！

(《撕边一击》。黄天霸随之一望，稍一迟疑。)

贺天龙 (白) 不妨！这有腰牌一面。

(贺天龙由腰间取出腰牌。)

贺天龙 (白) 带在身旁，少时上山，非但无人拦挡，还有人与你通报。

(贺天龙将腰牌交与黄天霸。)

黄天霸 (白) 少时愚下上山，还要与列位亲近亲近。

贺天龙 (白) 寨主的好友，我等焉敢高攀！

黄天霸 (白) 四海之内，皆是朋友！

贺天龙 (白) 真乃慷慨的英雄！

黄天霸 (白) 夸奖了！山寨再叙，请！

(黄天霸拱手。)

贺天龙 (白) 请！

(贺天龙拱手、《一锤锣——阴着声音》。贺天龙欲走。)

朱光祖 (白) 我说朋友，你回来！您倒是把这个露脸的家伙捎回去呀！

贺天龙 (白) 嘿！

(《大锣一击》。贺天龙拾刀。《冲头》。贺天龙自下场门下。四官兵推车、第四辆车上搭着黄天霸的褶子自上场门同上，同一条鞭立。)

黄天霸 (白) 车辆打入松林。

(四官兵同应。《水底鱼》。四官兵领起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圆场，同挖开归站门立。)

黄天霸 (白) 众位仁兄！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黄爷！

黄天霸 (白) 听那人之言，窦尔墩在此做了寨主，御马倘若被他盗取，我命休矣！

关太 (白) 众位英雄！

黄天霸、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关爷！

关太 (白) 依俺关太之见，你我调动官兵，将连环套团团围住，哪怕那窦尔墩飞上天去。

朱光祖 (白) 哎呀我的关爷！

(《大锣五击》。)

朱光祖 (白) 千万不可调动官兵，一来打草惊蛇，二来听那人之言，连环套高有万丈，周围数百余里，又有二十余座寨门，况且那窦尔墩在此啸聚多年，羽党甚厚，粮草甚足，倘若是他给咱们来个闭山不出，战又不战，降又不降，抽个冷子把御马治死，这一下岂不是鸟枪换炮，越玩儿越壮了吗？

(《撕边一锣》。朱光祖摊手。)

计全 (白) 黄爷！我想此事，必须寻一心细胆壮之人，明去拜山，暗探御马下落，方保无虞。

黄天霸 (白) 此事待俺天霸前往，明去拜山，暗探御马的下落。

计全 (白) 哎呀贤弟呀！

(《大锣五击》。)

计全 (白) 想那窦尔墩与三太爷仇深似海，你今前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黄天霸 (白) 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必拦阻，俺就此去也！

(《撕边一击》。黄天霸上步欲行。)

朱光祖 (白) 哎呀我的老兄弟!

(《大锣五击》。朱光祖拦阻。)

朱光祖 (白) 此事千万不可莽撞，你我大家回至公馆，另想别计方好!

黄天霸 (白) 朱仁兄! 小弟此番前去，若要成功，就应在那人的身上，不必拦阻，俺就此去也!

(《大锣纽丝凤点头》。)

黄天霸 (西皮散板) 要把龙潭虎穴闯，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去不得!

(《大锣一击》。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摆手阻拦。)

黄天霸 (西皮散板) 全凭腰牌在身旁。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去不得!

(《大锣一击》。)

黄天霸 (西皮散板) 俺若不去言有谎，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去不得! 去不得!

(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拦阻。《扫头》。黄天霸上步从车上取褶子，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未拦住。黄天霸自下场门下。关太、计全、四官兵自下场门同窝下。何路通拉住朱光祖。)

何路通 (白) 去不得，去不得。

(何路通拉朱光祖。)

朱光祖 (白) 咳，去不得，拉住他，你拉着我干什么?

何路通 (白) 你瞧，我拉错啦!

朱光祖 (白) 又拉错啦! 我看你简直地是整本大套的“瞎摸海”呀!

何路通 (白) 嘿!

(《大锣原场》。朱光祖、何路通自下场门同下。二幕闭：设正场桌、外场椅。)

【第二十一场】

(二幕开。《快长锤》。八喽兵自上场门同上，同站门。窦尔墩自上场门上，至九龙口立。)

窦尔墩 (西皮摇板) 想当年在河间谁不尊仰，

(《闪锤》。窦尔墩缓步至台口。)

窦尔墩 (西皮流水) 比武的仇恨挂心旁。

梁九公在郊外撒下围场，

那时节某下山岗、入御营、杀死了二更夫他见阎王。

御马到手某的精神爽，

(《快长锤》。窦尔墩归外场椅坐，八喽兵同往里归位。)

窦尔墩 (西皮摇板) 要害三太全家亡。

(《长尖儿》。贺天豹、贺天虎、贺天彪同搭轿自上场门同上，同挖进面向台里一字立。)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启禀寨主：大头目在山下被擒。

窦尔墩 (白) 噢!

(《大锣一击》。)

窦尔墩 (白) 有这等事，来呀!

(《大锣一击》。)

窦尔墩 (白) 一齐下山!

(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应。《水底鱼》。贺天龙自上场门上，至台口。窦尔墩离座，出门至台口与贺天龙相遇。)

贺天龙 (白) 寨主!

(贺天龙拱手。《回头》接《大锣原场》。窦尔墩上下打量贺天龙，并转身向大边外首背供，暗中思忖，“潜台词——他怎么回来了!”窦尔墩右转身归外场椅坐，贺天龙归大边里首立。)

窦尔墩 (白) 适才众家贤弟言道，你在山下被擒，怎样逃出罗网?

贺天龙 (白) 适才小弟山下被擒，提起寨主威名，镖客非但不肯杀害，少时他还要上山，拜望寨主。

窦尔墩 (白) 噢!

(《撕边一击》。)

窦尔墩 (白) 当年窦某，独霸河间之时，那些保镖达官，在某手中，逃得活命不少，少时间名拜望，也是他们保镖的规矩!

(《小锣五击》。喽兵甲自上场门持禀帖上，至小边台口立。)

喽兵甲 (念) 镖客有禀帖，拜见绿林人。

(《大锣住头》。喽兵甲挖进，面向台里立。)

喽兵甲 (白) 镖客拜山，禀帖呈上!

窦尔墩 (白) 呈上来!

“浙江绍兴府镖客黄”——啊!

(《冷锤》。窦尔墩一惊，左手持帖，右袖在身的左侧遮住禀帖，身随惊讶向左侧半转。)

窦尔墩 (白) 此人多大年岁?

喽兵甲 (白) 三十上下。

窦尔墩 (白) 唉!

(《撕边一击》。窦尔墩失意地拂袖。)

窦尔墩 (白) 后生之辈，叫他——

(窦尔墩左手持着禀帖，右手向前指。)

窦尔墩 (白) 进来!

(窦尔墩以右手拍禀帖，使帖从左手向身后落去。)

贺天龙 (白) 且慢哪!

(《撕边一击》。贺天龙上步，扬臂制止。)

贺天龙 (白) 镖客武艺超群，仁义过天，何不赏他个全脸?

窦尔墩 (白) 看在贤弟份上，赏他个全脸。

喽啰的!

(《大锣一击》。八喽兵同应。)

窦尔墩 (白) 摆队相迎!

(《唢呐小傍妆台》。八喽兵、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分为两人一组，先向前上步，面向窦尔墩致敬，右转归大边外首，面向上场门一停，缓步自上场门下。《唢呐曲牌》继续，加《一锤锣打下》。窦尔墩离座，上步出门，左转身至大边外首，两手扯开褶子，面向上场门一亮，缓步自上场门下。二幕闭：设正场桌、八字椅，大边设两把跨椅，另在小边桌侧置两把备椅，黄天霸、窦尔墩窦上场后，由喽兵改为小边跨椅。)

【第二十二场】

(继奏《唢呐小傍妆台》。八喽兵、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自下场门同上，同站斜门或站正场横一字。窦尔墩自下场门上，至大边台口站立。黄天霸缓步自上场门上，至小边台口，背手转身向上场门一望，转身站立，贺天龙向前。)

贺天龙 (白) 啊镖客! 上山来了!

黄天霸 (白) 上山来了!

贺天龙 (白) 镖客! 这就是我家寨主。

寨主! 这就是镖客。

窦尔墩 (白) 啊! 原来是镖客!

(窦尔墩向前。)

黄天霸 (白) 寨主!

(黄天霸拱手。)

窦尔墩 (白) 幸会了哇！
(笑) 哈哈……
黄天霸 (笑) 哈哈……
(《撕边一击》。)

窦尔墩 (白) 镖客请！
(窦尔墩礼让。)

黄天霸 (白) 不敢，寨主请！
(黄天霸礼让。)

窦尔墩 (白) 镖客到此，乃是客位，还是镖客请！
黄天霸 (白) 愚下初来拜山，还是寨主请！
窦尔墩 (白) 如此你我，挽手——
(《崩登仓》。窦尔墩左手掏翎子，右手抓住黄天霸左腕，窦尔墩、黄天霸同较力一亮。)

窦尔墩 (白) 而行。
(笑) 哈哈……
(《回头》接《大锣原场》，《唢呐伴奏继续》。窦尔墩左手相让，与黄天霸挽手缓步自下场门同下。众人随之自下场门同窝下。)

【第二十三场】

(二幕开。继奏《唢呐小傍妆台》。八喽兵、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黄天霸、窦尔墩自上场门单挖门同上。窦尔墩进门后归大边，黄天霸进门后归小边，窦尔墩伸手相让，窦尔墩、黄天霸同拱手，窦尔墩归小边，黄天霸归大边，窦尔墩、黄天霸同让座后，分坐八字椅。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分坐两边。)

窦尔墩 (白) 不知镖客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撕边一击》。窦尔墩拱手。)

黄天霸 (白) 岂敢！愚下少来拜山，寨主海涵！
(黄天霸拱手。)

窦尔墩 (白) 岂敢！适才山下，多蒙镖客不伤寨中之人，窦某当面谢过。
(《撕边一击》。窦尔墩上步拜揖，黄天霸搀扶。)

黄天霸 (白) 不是寨主提起，我倒忘怀了！适才多蒙众位承让小弟，当面谢过。
(黄天霸一揖。)

窦尔墩 (白) 哎呀惭愧呀！
(窦尔墩以袖掩面。)

窦尔墩 (白) 适才听大头目言道，镖客武艺超群，为何保镖为业，何不上山，共图大事？
黄天霸 (白) 且慢！待愚下将镖车送过山口，交待客商，定要到山，还求列位么，携带小弟！
窦尔墩 (白) 你我绿林之中，义气为重，何言携带二字！镖客你也特谦了！
黄天霸 (白) 寨主抬爱！愚下此来一者拜山，二来有一桩好宝贝，要献与寨主。
窦尔墩 (白) 什么好宝贝？
黄天霸 (白) 乃是一骑好马！
窦尔墩 (白) 好马？
(《大锣一击》。窦尔墩右手半伸，二指冲下，在胸前划圈。)

黄天霸 (白) 正是！
窦尔墩 (白) 连环套甚多，算不了什么稀罕之物哇！
(窦尔墩微起身，拂双袖。)

黄天霸 (白) 此马与众不同。
窦尔墩 (白) 怎样不同？镖客请讲，我等洗耳恭听！
黄天霸 (白) 寨主请将台座升上一步，愚下也好讲话！
窦尔墩 (白) 喽的！
(《大锣一击》。八喽兵同应。)

窦尔墩 (白) 搭座！
(《回头》接《大锣原场》。六喽兵同将窦尔墩、黄天霸、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的座位移至台口，按八字排开。窦尔墩、黄天霸、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起立，同移位坐定。)

窦尔墩 (白) 镖客请讲！

黄天霸 (白) 寨主听者！
(〔大锣归位〕。)

黄天霸 (白) 愚下保镖，路过马兰峪口，见此马身高八尺，头尾丈二有馀。
(〔台打台〕。)

窦尔墩 (白) 噢！
黄天霸 (白) 此马头上有角，肋下生麟，两旁有红光两朵，名为日月骠骠！
(〔台打台〕。)

窦尔墩 (白) 哼！
黄天霸 (白) 登山越岭，如走平地，漫江过海，驰骋如飞。
(〔台打台〕。)

窦尔墩 (白) 哽！哽！哽！
黄天霸 (白) 朝行千里见日，夜走八百不明。我想绿林之中，若有那心粗胆壮之人，将此马得到手中，可算是出乎其类、鳌里夺尊，天下第一英雄——
(〔顷仓〕。)

黄天霸 (白) 好汉也！
(〔撕边一击〕。)

窦尔墩 (白) 好马呀！
(〔顷仓〕。)

窦尔墩 (白) 好马！
(〔闪锤〕。)

黄天霸 (西皮摇板) 保镖路过马兰关，
(〔大锣闪锤〕。)

黄天霸 (西皮快板) 一见此马喜心间。
无有大胆英雄汉，
不能到手——
(〔打打〕。)

黄天霸 (西皮快板) 也枉然！
窦尔墩 (白) 噢！
(〔闪锤〕。)

窦尔墩 (西皮流水板) 忽听镖客讲一番，
此马可算兽中元。
若论大胆的英雄汉，
俺窦某做事胆包天！
(〔回头〕接〔大锣圆场〕。窦尔墩起唱时，窦尔墩、黄天霸、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起立，六喽兵同将座位移回原处。窦尔墩与黄天霸相让归座。)

窦尔墩 (白) 请坐！镖客言讲此马，为何提起“枉然”二字？
黄天霸 (白) 寨主哪里知晓！此马的主人，乃是个大户人家，每日有二百名教习，三百名家丁，不分昼夜，轮流看守此马。我想绿林之人，焉能进入，不能进入，焉能得到，岂不是枉然而已！

窦尔墩 (白) 如此说来，不能得到？
黄天霸 (白) 不能得到！
窦尔墩 (白) 镖客，此番上山，真心与某交好，还是假意呢？
黄天霸 (白) 愚下此来，乃是高攀，怎有假意呀？
窦尔墩 (白) 既然是真心与某交好——
黄天霸 (白) 是是是！
窦尔墩 (白) 待窦某与你实说了吧！
(〔大锣五击〕。窦尔墩有力地抖袖。)

黄天霸 (白) 寨主请讲！
窦尔墩 (白) 今有太尉梁千岁，奉旨口外行围射猎，圣上恩赐御马，名为追风千里驹。
(〔大锣住头〕。)

窦尔墩 (白) 是俺窦某，下得山去，身入御营，将御马盗回山寨。何况那大户人家，有三百名家丁，二百名教习，哪放在窦某的心上！
(〔撕边一击〕。)

黄天霸 (笑) 啊! 哈哈.....
(【大锣一击】。)

黄天霸 (白) 寨主! 方才愚下讲的句句实言, 寨主你为何飞扬浮躁起来了?
窦尔墩 (白) 怎见得?
黄天霸 (白) 御营之中, 犹如铁壁铜墙一般, 况且又有火炮弓箭当先, 寨主一人焉能进入, 岂不是飞扬浮躁吗?
窦尔墩 (白) 如此说来, 镖客你不信?
黄天霸 (白) 我却不信。
窦尔墩 (白) 大头目过来!
贺天龙 (白) 在。
窦尔墩 (白) 去到槽头之上, 将御马鞍轡备好, 速速牵来!
贺天龙 (白) 遵命!
(【冲头】。贺天龙自下场门下。)

黄天霸 (白) 啊寨主! 愚下虽然保镖为业, 乃是贫寒出身, 但不知这御马有何为证?
窦尔墩 (白) 金鞍玉轡, 黄绒丝缰, 两旁相配, 赤金坠镫, 项下蹄胸, 对对成双。百姓之家, 焉敢擅用!
黄天霸 (白) 噢, 原来如此!
(【长尖儿】。贺天龙拉马自上场门上, 挖进归大边台口立。)

贺天龙 (白) 御马到哇!
(【撕边一击】。)

窦尔墩 (白) 镖客, 请来观马!
(【大锣五击】。黄天霸、窦尔墩同离座, 同观马。)

黄天霸 (白) 呜呼呀! 真乃是金鞍玉轡, 黄绒丝缰, 两旁相配, 赤金坠镫, 项下蹄胸, 对对成双。见马犹如见主, 愿太尉千岁, 千千岁!
(【大锣住头】。黄天霸正冠整衣, 向马拱手一揖。)

窦尔墩 (白) 哎呀呀.....
黄天霸 (白) 寨主! 我想此马, 生在上, 不过是受享清福, 足下未必能快吧?
窦尔墩 (白) 某家盗马的时节, 承骑了一程, 倒有千里脚程。
黄天霸 (白) 哦? 此马能行?
窦尔墩 (白) 能行。
黄天霸 (白) 能行。
窦尔墩 (白) 快得很?
黄天霸 (白) 快得紧!
窦尔墩 (白) 啊! 啊! 待我乘骑。
(【崩登仓】。黄天霸上步欲搬鞍、认镫乘骑。)

窦尔墩 (白) 拉下去!
(【效果: 马嘶】, 【回头】接【大锣原场】。窦尔墩扬左手, 背供诧异, 右手挥动示意把马拉下去。贺天龙急拉马自下场门下。黄天霸背双手向下场门呆望, 下意识地向前行一两步, 甚至窦尔墩连声呼唤也未曾听见。)

窦尔墩 (白) 镖客! 镖客!
(窦尔墩以右袖轻拍黄天霸的肩部。)

黄天霸 (白) 啊.....寨主!
(黄天霸急回身拱手。)

窦尔墩 (白) 镖客请坐!
(窦尔墩让座。)

黄天霸 (白) 寨主请坐!
(黄天霸、窦尔墩同归座, 贺天龙自下场门暗上。)

窦尔墩 (白) 镖客! 可曾观见此马?
黄天霸 (白) 此马虽好, 可惜是大大的废物了!
窦尔墩 (白) 怎见得?
黄天霸 (白) 梁千岁失落御马, 定然逢州府县, 画影图形, 捉拿盗马之人。寨主将此马得到手中, 不能出外乘骑, 岂不是大大的废物了!
窦尔墩 (白) 某家盗马, 原不为乘骑。

黄天霸 (白) 不为乘骑，寨主你盗马做甚哪？
窦尔墩 (白) 只因绿林有家仇人，与某为仇作对。盗来此马，要报前仇！
黄天霸 (白) 噢！噢！寨主的仇人，是哪一家？
窦尔墩 (白) 不是镖客提起，某倒忘怀了！适才你那拜帖之上，某那仇人，与你同乡啊！
(窦尔墩上扬双袖。)
黄天霸 (白) 噢，同乡！
窦尔墩 (白) 非但同乡，而且同姓。
黄天霸 (白) 这倒巧得很！
窦尔墩 (白) 巧得很！
黄天霸 (白) 他叫什么名字？
窦尔墩 (白) 就是那飞镖——
(【顷仓】。窦尔墩右折袖，左手外指。)
窦尔墩 (白) 黄三太呀！
黄天霸 (白) 噢！
(【仓】。)
黄天霸 (白) 就是那三太爷！
(黄天霸拱手。)
窦尔墩 (白) 老匹夫！
(【冷锤】。窦尔墩用力挥右袖，微起身，挪动右足，变成面向小边坐。)
黄天霸 (白) 啊寨主！此仇你报不成了！
窦尔墩 (白) 怎么报不成了呢？
黄天霸 (白) 三太爷归西了！
窦尔墩 (白) 啊！
(【冷锤】。窦尔墩抓右袖，一惊，左手前指。)
窦尔墩 (白) 那老儿他死了吗？
黄天霸 (白) 归天了！
窦尔墩 (白) 哎呀！
(【大锣住头】。窦尔墩起立。)
窦尔墩 (白) 还有他全家大小哇！
(窦尔墩双手掏翎，弯在胸前，以翎尾来回抖动。【大锣叫头】。黄天霸起立。)
黄天霸 (白) 寨主！自古道：“人死不记仇！”寨主你何不行个宽容大量，饶恕他的满门；三太爷死在九泉，哎！感恩非浅！
(【崩登仓】。黄天霸拱手。)
窦尔墩 (白) 听你之言，敢么与那三太同姓同宗？
黄天霸 (白) 这个！
(【仓】。)
黄天霸 (白) 嗯！不但同姓同宗，而且同桌用饭，同塌而眠！
窦尔墩 (白) 三太是你什么人？
黄天霸 (白) 乃是先父！
窦尔墩 (白) 你呢？
黄天霸 (白) 黄天霸！
(【仓】。黄天霸上步，窦尔墩跌坐椅上。)
黄天霸 (白) 拜望寨主！
(黄天霸拱手。)
窦尔墩 (白) 扎！扎！扎！
(【冲头】。窦尔墩上前左手抓住黄天霸，窦尔墩、黄天霸同走至台口，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起立，四喽兵同撤去座位。)
窦尔墩 (白) 哇呀呀……
(【冲头】。窦尔墩放开黄天霸的手。【大锣双叫头】。)
窦尔墩 (白) 天霸呀！好大的胆哪！某的心事，对你说明，你父三太已死，报仇二字，就应在你的身上啊！
黄天霸 (白) 窦寨主！
(【大锣叫头】。)

黄天霸 (白) 但不知当初你与我父, 怎样结仇, 请寨主细说一番, 你若说得情通理顺, 俺便替父认罪。你若说得情虚理亏, 姓窦的呀!

(【大锣五击】。黄天霸上步一亮。)

黄天霸 (白) 怎称得侠义二字。

窦尔墩 (白) 你且听道哇!

(【大锣五击】。)

窦尔墩 (白) 当年窦某独霸河间, 你父命计全指镖借银, 是某不允, 我二人约定, 在李家店比武较量, 那时你父, 不胜某的护手双钩, 他就暗发——

(【冲头】。窦尔墩双外翻袖, 右高左平顺风旗式, 小圆场, 抬左足, 右足独立一亮。)

窦尔墩 (白) 甩头一子。

(【大锣住头】。窦尔墩双里翻袖, 前圈两臂, 晃身, 前投袖。)

窦尔墩 (白) 将俺绊倒尘埃, 众家英雄, 纷纷言讲, 道俺窦某, 正在青春, 不胜那五旬以外的老儿。是某一怒, 气走河间, 天下游荡, 才来在这连环套。如今话已讲明。

(【大锣双叫头】。)

窦尔墩 (白) 天霸呀! 小奴才! 量你也难逃公道哇!

黄天霸 (白) 噢!

(【大锣一击】。)

黄天霸 (白) 原来为此!

(【大锣住头】。)

黄天霸 (白) 当初我父指镖借银, 乃是我父之过。请问寨主, 但不知这借银为了何事?

窦尔墩 (白) 搭救三河县彭朋, 罢职丢官。

黄天霸 (白) 彭朋为官如何?

窦尔墩 (白) 为官清正。

黄天霸 (白) 既然为官清正, 为何罢职丢官?

窦尔墩 (白) 被恶霸武文华陷害。

黄天霸 (白) 我父指镖借银之后?

窦尔墩 (白) 彭朋官复原任。

黄天霸 (白) 那武文华呢?

窦尔墩 (白) 三河县就地正法。

黄天霸 (白) 彭朋后升何职?

窦尔墩 (白) 河间知府。

黄天霸 (白) 如今安在?

窦尔墩 (白) 当朝一品, 位列三台。

黄天霸 (白) 是忠是奸?

窦尔墩 (白) 大大的忠臣。

黄天霸 (白) 哦!

(【仓】。)

黄天霸 (白) 却又来!

(【大锣五击】。)

黄天霸 (白) 想你我既称侠义二字, 就该替天行道, 敬的是忠臣孝子, 喜的是义夫节妇。当初我父指镖借银, 并非为己, 乃为搭救清官原任。寨主你不借银, 还则罢了! 反倒助强为恶, 屡屡与俺黄门作对, 你称的什么英雄?

(【仓】。)

黄天霸 (白) 论的什么侠义呀!

(【大锣叫头】。)

窦尔墩 (白) 住了啊! 连环套岂容你絮絮叨叨, 来呀!

(【仓】。)

窦尔墩 (白) 拿下了!

(【撕边一击】。八喽兵同应。)

黄天霸 (白) 你们住了!

(【大锣五击】。)

黄天霸 (白) 俺今此来, 奉帖拜望, 以礼当先, 身边——

(黄天霸解开褶子。)

黄天霸 (白) 寸铁全无。你们依仗人多，来、来、来呀！
(【大锣五击】。黄天霸转身，背手脱下褶子，左手持褶子一绕，上步，右手拍腹。)
黄天霸 (白) 将黄老爷碎尸万段，皱一皱眉头，就算不得黄门之中的后代。
窦尔墩 (白) 哎呀！
(【大锣五击】。)
窦尔墩 (白) 擒你何用人多，待俺单身一人拿你。
贺天龙 (白) 且慢哪！
(【撕边一击】。窦尔墩上前阻拦。)
窦尔墩 (白) 镖客一人上山，山下必有馀党，寨主约定明日再山下，两下比武，一对一个，方位英雄好汉。
窦尔墩 (白) 正合我意。
天霸！
黄天霸 (白) 寨主！
窦尔墩 (白) 明日山下比武较量，一对一个，你意如何？
黄天霸 (白) 若俺不胜，情愿替父认罪。寨主若是不胜？
窦尔墩 (白) 俺若不胜，情愿献出御马，随你到官认罪。
黄天霸 (白) 丈夫一言，
窦尔墩 (白) 驷马难追！
黄天霸 (白) 告辞！
(【崩登仓】。黄天霸转身拱手一揖，窦尔墩伸手相拦。)
窦尔墩 (白) 且慢！接你上山，送你出寨。
喽啰的！
(【大锣一击】。八喽兵同应。)
窦尔墩 (白) 摆队送——
(窦尔墩双手握住黄天霸的手，向外挥。)
窦尔墩 (白) 天——
(窦尔墩双手向里挥。)
窦尔墩 (白) 霸！
(窦尔墩双手向外挥。【唢呐吹打】。黄天霸转身穿好褶子。八喽兵、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两人一组，走向台中立首一立，分组转身归大边外首，自上场门下。黄天霸、窦尔墩各出门自上场门下。二幕闭，撤去桌椅。)

【第二十四场】

(二幕开。八喽兵、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自上场门同上，同归斜门或同归台里站横一字，黄天霸、窦尔墩自下场门同上，同归台口立。)
窦尔墩 (白) 来此寨门，恕不远送了！
黄天霸 (白) 告辞了！
(【闪锤】。)
黄天霸 (西皮流水板) 多蒙寨主宽宏量，
送俺天霸下山岗。
明日到山再拜望，
(【快长锤】。黄天霸至小边转回身来。)
黄天霸 (西皮摇板) 两下比武论论刚强。
(【大锣一击】。黄天霸退步，双翻袖，拱手。【快长锤——切住】。黄天霸自上场门下。窦尔墩上步一望，转身伸赞指。)
窦尔墩 (白) 好汉子！
(【闪锤】。)
窦尔墩 (西皮摇板) 喽啰与爷寨门掩，
(【快长锤】。八喽兵、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自下场门同下。窦尔墩挖归大边。)
窦尔墩 (西皮摇板) 黄门之后非等闲。
(【大锣抽头】。窦尔墩自下场门下。二幕闭：设正场桌、外场椅，两边各置两把跨椅。)

【第二十五场】

(二幕开。【冲头】接【大锣五锤】。计全、关太、何路通、朱光祖同搭轿由上场门同上，同归台口八字站。)

关太 (白) 黄爷探山，这般时候未见到来，你我迎上前去。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迎上前去！

(【水底鱼】。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上步归大边台口。黄天霸自上场门上，至小边台口与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相遇。)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黄爷回来了！请坐！

黄天霸 (白) 请坐！

(【大锣原场】。黄天霸坐外场椅，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分坐两边。)

朱光祖 (白) 我说去不得，你就该回来，才是正理。大概是空去一趟吧！

黄天霸 (白) 焉有空去空回之理。

朱光祖 (白) 可曾会过那窦尔墩？

黄天霸 (白) 也曾会过。

朱光祖 (白) 御马的下落？

黄天霸 (白) 现在他的山寨。

朱光祖 (白) 有了御马是贤弟你的万全之幸。

黄天霸 (白) 众位仁兄！

(【大锣住头】。)

黄天霸 (白) 你道窦尔墩盗去御马为了何事？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为了何事？

黄天霸 (白) 是他要报当年李家店比武之仇。

计全 (白) 窦尔墩怀念旧仇，真乃匹夫之辈。

何路通 (白) 俺何路通倒有一计在此。

黄天霸、

关太、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有何妙计？

何路通 (白) 你我用干柴烈火，将连环套团团围住，烧他个片瓦无存。烧啊！烧啊！烧死这些个王八日的！

(【大锣一击】。)

朱光祖 (白) 不用说喽，是一个跑不了啦！

何路通 (白) 那个自然，一个也跑不了。

朱光祖 (白) 岂不是连御马也烧死在里头。御马一死，你叫老兄弟怎样交差？又有何脸面去见彭大人？好何爷的话！往后您这馊主意，可是得少出点儿，简直地不像官话。

何路通 (白) 啊！不像官话，不像官话。

(何路通起立，与朱光祖争论。)

朱光祖 (白) 唉！不像官话。

何路通 (白) 算我没说。

(何路通归座。)

朱光祖 (白) 这不结啦！

老兄弟！你临行之时，与那窦尔墩是怎样约定？

黄天霸 (白) 我二人约定，明日山下比武较量。俺若不胜，情愿替父认罪，万死不辞。

朱光祖 (白) 他要不胜哪？

黄天霸 (白) 他若不胜，献出御马，随俺到官认罪。明日山下比武，全仗诸位仁兄之力。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岂敢！后面备酒与黄爷压惊。
(《一锤锣打下》。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自下场门同下。)
朱光祖 (白) 哎呀且住！
(《小钹锅叫头》。朱光祖上步归台中。)
朱光祖 (白) 看黄贤弟，今日一人前去探山，身旁寸铁未带，可算心粗胆壮。常言道：死一人犹如蒿草，留一名重如泰山。黄贤弟与那窦尔墩，约定明日山下比武较量，他若胜得过那窦尔墩，自是完全之幸；他若不胜，一世英名岂不付于流水！啊，有啦！
(《小钹锅叫头》。)
朱光祖 (白) 黄贤弟的钢刀现在我手，不免盗了他的腰牌，待等今晚三更时分，换了夜行衣靠，夜入连环套，探听个虚实，明日也好做个准备。若遇机会，也好助我老兄弟成名。我就是这个主意！
何路通 (内白) 朱仁兄！
(《小钹锅一击》。)
何路通 (内白) 饮酒来！
朱光祖 (白) 来啦！
(《小钹锅一击》。)
朱光祖 (白) 我就是这个主意！
(《小锣打下》。朱光祖自下场门下。二幕闭：撤去桌椅。)

【第二十六场】

(二幕开。空场。《小锣五击》。喽兵甲、喽兵乙自上场门同上，同归台口立。)
喽兵甲 (念) 奉了寨主命，
喽兵乙 (念) 把守山寨门。
喽兵甲 (白) 请啦！
喽兵乙 (白) 请啦！
喽兵甲 (白) 奉了寨主之命，把守寨门，就此前往！
喽兵乙 (白) 请！
(《小锣打下》。喽兵甲、喽兵乙自下场门同下。)

【第二十七场】

(《大锣原场》接《撤锣》。《效果：起更鼓》。朱光祖自上场门上，走边归台中。)
朱光祖 (白) 呀！
(《小钹锅冒儿头》。朱光祖转身、拉开、半蹲身，丁字步一亮。)
朱光祖 (石榴花) 凭着俺英雄志量显奇能，
(《小钹锅抽头》。朱光祖走圆场。)
朱光祖 (石榴花) 巧改扮今夜私出公厅。
暗藏着钢刀利刃，
定把功成，
星月下急忙奔走山林。
(喽兵甲、喽兵乙自下场门同暗上，同在大边里首站立。朱光祖归台中偏大边，与喽兵甲、喽兵乙相遇。)
喽兵甲、
喽兵乙 (同白) 拿奸细！
(《撕边》《小钹锅一击》。)
朱光祖 (白) 二位，我是连环套的喽啰，今早奉了寨主之命，下山打听一桩好买卖，特地回山报与寨主知道。
喽兵甲、
喽兵乙 (同白) 可有腰牌？

朱光祖 (白) 怎的无有。
(黄龙滚) 从身上取下腰牌,
从身上取下腰牌,
(朱光祖与喽兵甲、喽兵乙核对腰牌。)

朱光祖 (黄龙滚) 尊声二位去交待。
在山下探来买卖,
在山下探来买卖,
见寨主细说明白。
(白) 请!

(朱光祖拱手。)

喽兵甲、
喽兵乙 (同白) 请!

(《小钹锅原场》。朱光祖自上场门下。喽兵甲、喽兵乙自下场门同随下。)

【第二十八场】

(《小锣五击》。更夫自上场门上，归台口立。)

更夫 (念) 为人不打更，打更受苦情。
(白) 我，连环套的更夫。奉了寨主之命，巡更守夜，就此走走!

(《小锣水底鱼》。更夫在大边走小圆场，厨子托油盘上，朱光祖暗随厨子身后自上场门上，更夫与厨子形成双进门，更夫抓住厨子。)

更夫 (白) 拿住啦! 拿住啦!
厨子 (白) 拿住什么啦?
更夫 (白) 拿住奸细啦!
厨子 (白) 我不是奸细，我是连环套的厨子。
更夫 (白) 你是厨子，为什么深更半夜地胡出溜?
厨子 (白) 寨主爷要喝酒，叫我给预备点儿夜宵。
更夫 (白) 好! 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他干他的。

(《小锣一击》。更夫自下场门下。朱光祖将厨子的帽子偷在手中，夹在腋下，仍暗藏在厨子身后。)

厨子 (白) 欸! 没风，帽子怎么刮掉啦? 我找找吧!
(厨子发现帽子没有了，将油盘放在小边台上，向大边摸找帽子。朱光祖乘机将蒙汗药放在酒中，将帽子扔在台中，隐在厨子身后。厨子摸到台中，找到帽子。)

厨子 (白) 得! 我这儿也得啦! 他那儿也得啦! 回头我们寨主爷，喝下去，也就得啦!
(厨子戴上帽子，托起油盘自下场门下。朱光祖归台口立。《小钹锅叫头》。)

朱光祖 (白) 哎呀且住! 适逢恰巧，窦尔墩正要饮酒，是我将五谷鸡鸣麻人散，给他下在酒内，先麻他个人事不知，再做道理。此乃是天助俺成功也。

(《撕边》《小钹锅崩登才》。朱光祖云手上步一亮。《大锣原场》。朱光祖自下场门下。二幕闭：设正场桌、内场椅，大帐。在帐子左边帐沿儿挂着护手钩，在正场帐子后面置一张半高桌。)

【第二十九场】

(二幕开。《快长锤》。四喽兵自上场门同站门上，窦尔墩自上场门上，至台口立。)

窦尔墩 (西皮摇板) 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
(《闪锤》。窦尔墩右转身归内场椅坐。厨子自上场门上，随窦尔墩进门，将酒饭盘放在桌上，出门，自下场门下。)

窦尔墩 (西皮摇板) 众喽啰且回避各归营房。
(《大锣原场》接《大锣叫头》。四喽兵同出门，自两边分翻下。喽兵丙、喽兵丁在出门时各将一扇门带上关好。)

窦尔墩 (白) 且住! 适才天霸前来探山，身旁寸铁未带，可算是英雄之后，明日山下比武，某家倒要提防——
(《大锣两击》。窦尔墩翻右袖，左手前指。朱光祖自下场门上，上帐后的桌子拿顶。)

窦尔墩 (白) 一二呀!

(《撕边》《崩登仓》。)

窦尔墩 (白) 欸呀！
(【大锣五击】。)

窦尔墩 (白) 讲道什么提防不提防，任他项长三头，肩生六臂，也难逃某护手——
(窦尔墩左手撕扎，右手指钩。【大锣一击】。朱光祖落下顶，倒仰身看帐上悬挂的护手钩。)

窦尔墩 (白) 钩下。
(【大锣纽丝凤点头】。朱光祖立起身，坐在椅背上，用手理八字髯口。)

窦尔墩 (西皮散板) 天霸可算有胆量，
英雄后代非寻常。
连饮三杯精神爽，
(【纽丝】【切住】。窦尔墩自斟自饮，饮罢两杯，端起第三杯未饮，头晕，双手扶桌。)

窦尔墩 (白) 啊！
(【大锣纽丝凤点头】。)

窦尔墩 (西皮散板) 莫非酒内有埋藏。
(窦尔墩唱“有埋藏”三字时，即由醉而睡。【撕边】【崩登仓】。朱光祖自高桌向小边翻下，至台口弓箭步一亮。)

朱光祖 (白) 窦寨主！窦寨主！你一世英名何在耶！
(黄龙滚) 非是俺自逞英豪，
非是俺自逞英豪，
黑夜里乔装来到。
这冤仇一笔勾销，
这冤仇一笔勾销，
要把你双钩偷盗。
都只为黄爷被困负圈套，
圣旨到，大罪也难逃！
(白) 窦寨主！窦尔墩！我朱光祖本当将你一刀杀死——
(【撕边】【崩登仓】。窦尔墩翻身，朱光祖在桌前卧鱼学猫叫，起立。)

朱光祖 (白) 窦寨主！窦尔墩！我本当一刀结果你的性命，念你与我黄三叔，俱都是老辈代的英雄，不忍暗害你的性命。将我黄贤弟的钢刀，我就与你插——
(朱光祖欲向前插刀。【撕边】【崩登仓】。窦尔墩骗腿过桌落下，翻过身睡去。)

朱光祖 (白) 窦寨主！窦尔墩！将刀插在桌案之上，换走你的护手双钩。待等五鼓天明，药性一退，见着黄贤弟的钢刀，叫你一世惧怕天霸乎！
(黄龙滚) 插单刀盗取双钩，
插单刀盗取双钩，
管叫两家解冤仇。
(朱光祖随唱随插刀，摘钩，唱毕。【撕边】【崩登仓】。朱光祖舞双钩耍大刀花，在台口向下场门一亮。【冲头】。朱光祖自下场门下。【效果：亮更鼓】接【大锣导板头】。)

窦尔墩 (西皮导板) 金鸡三唱天光晓，
(白) 啊！
(窦尔墩醒来，见桌上插着钢刀，一惊。【大锣纽丝凤点头】。)

窦尔墩 (西皮散板) 桌案之上插钢刀。
(窦尔墩离座归台中立。)

窦尔墩 (白) 众家贤弟快来！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内同白) 来也！
(【冲头】。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自上场门同上，同进门，归两边立。)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寨主呼唤，有何吩咐？
窦尔墩 (白) 昨晚尔等可曾前来？
贺天龙 (白) 寨主未曾呼唤，我等焉敢前来。

窦尔墩 (白) 搜查两旁，短少何物？

贺天龙 (白) 遵命！

(贺天龙回身看帐上的双钩，已不见，上步拔桌上的刀。)

贺天龙 (白) 护手钩不见，现有钢刀一把，寨主请看！

(《大锣住头》。贺天龙呈刀。)

窦尔墩 (白) 待我看来。

(《大锣五击》。窦尔墩接过钢刀。)

窦尔墩 (白) “副将黄”！

(《冷锤》。窦尔墩一惊。)

窦尔墩 (白) 分明昨晚，天霸夜入连环套，不忍伤害某的性命，可算大丈夫所为。

众家贤弟！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寨主！

窦尔墩 (白) 此事不可对外声张，有恐他人耻笑，少时准备山下比武便了！

(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应。《一锤锣打下》。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归斜门，窦尔墩向下场门走去，忽然想到“插刀”的情景，在大边转回身。《崩登仓》接《回头》。窦尔墩斜身向小边，高站步，右手平前持刀，左手伸四指，微试刀刃，一惊，后扬左手，五指张开，抚颈，目瞪口呆，作惊怕状。)

窦尔墩 (白) 险哪！

(窦尔墩将刀交给贺天龙。《一锤锣打下》。窦尔墩自下场门下，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自下场门同窝下。二幕闭：撤去大帐。设正场桌、外场椅，两边各置两把跨椅。)

【第三十场】

(二幕开。《大锣五锤》。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自上场门同上，同归八字立。)

黄天霸 (白) 众位仁兄！少时山下比武，全仗列位仁兄之力。

关太、

何路通、

计全 (同白) 岂敢！

黄天霸 (白) 啊！

(《撕边一击》。贺天豹向旁边一看。)

黄天霸 (白) 朱仁兄哪里去了？

(黄天霸摸腰间，发现腰牌不见。)

黄天霸 (白) 哎呀且住！俺的钢刀，现在他手，腰牌又被他盗去，事到如今，难道还有什么歹意不成？

(《撕边一击》。黄天霸摊手。)

计全 (白) 他乃正直之人，决无歹意。

黄天霸 (白) 如今人心难测，你我迎上前去。

(《大锣水底鱼》。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正欲前往，朱光祖右手持护手钩、腰牌挂在钩的月牙护手上自上场门上，与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在台口相遇。)

何路通 (白) 你往哪里去了？

(何路通用手抓住朱光祖。《撕边一击》。朱光祖将护手钩藏于身后。)

朱光祖 (白) 你先撒开手，有什么话，咱们里边说成不成？

黄天霸 (白) 看你讲些什么？

朱光祖 (白) 反正我有的说得啦！

(《大锣原场》。黄天霸坐外场椅，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分坐两边，朱光祖将钩暗放在椅侧。)

黄天霸 (白) 讲！

(《大锣一击》。)

朱光祖 (白) 请问老兄弟，今日与窦尔墩，两下比武，你要胜了他？

黄天霸 (白) 献出御马，随我到官认罪！

朱光祖 (白) 那是自然。我想那窦尔墩在此啸聚多年，羽党甚厚，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

蛇”。他乃久经大敌之手，贤弟，我问你，你就敢保得胜吗？我的兄弟！

（〔撕边一击〕。）

黄天霸（白）

俺若不胜，情愿替父认罪，万死不辞，与你什么相干！

何路通（白）

着哇！与你什么相干？

朱光祖（白）

哎！话虽如此，这患难之交，才算得朋友。我见你昨日前去探山，可算是心粗胆壮之人。贤弟！哥哥也不能瞒着你，我拿了你的钢刀，盗了你的腰牌，指望夜入连环套，探听个动静。不想事逢凑巧，正赶上窦尔墩，他在寨中饮酒，我把五鼓鸡鸣麻人散，给他下在酒内，麻了他个人事不知。将黄贤弟的钢刀，与他插在桌案之上，换出他的护手双钩。少时见了那窦尔墩，贤弟你就说，你夜入连环套，插刀盗钩，念他是老辈代的朋友，不肯暗害他的性命。事情是哥哥我做的，让兄弟你露这牌子脸。你瞧好不好？

（〔撕边一击〕。朱光祖摊手。）

黄天霸（白）

护手钩现在哪里？

朱光祖（白）

在这儿等着我哪！来吧您哪！连钩带腰牌，原封没动，拿去吧！上司老爷！

（〔撕边一击〕。朱光祖取钩双手送上。）

黄天霸（白）

计仁兄！当初李家店比武可是此物？

（黄天霸让计全看。）

计全（白）

正是此物。

朱光祖（白）

咳！

（〔冷锤〕。朱光祖双摊手，同时顿足。）

朱光祖（白）

交朋友，也就不过如此了吧！

（〔撕边一击〕。朱光祖面向小边扭项坐下。）

黄天霸（白）

朱仁兄！

（黄天霸向朱光祖施礼，朱光祖不理睬。）

黄天霸（白）

小弟言语冒犯，这厢赔礼了！

（黄天霸欲跪。）

朱光祖（白）

哎呦！我的老兄弟！请起！请起！

（朱光祖急扶黄天霸。）

朱光祖（白）

常言道：“知性者方能同居”。不是我说，往后您这名角的脾气，可得改改，差点儿拿好朋友，当了“冤家痞”啦！

黄天霸（白）

是是是！

朱光祖（白）

少时山下比武，见了那窦尔墩，就按照哥哥这话跟他说。

黄天霸（白）

小弟遵命！官兵们走上！

（〔冲头〕。四官兵自两边分上，同归站门立。）

黄天霸（白）

山下去者！

（〔一锤锣打下〕。四官兵、朱光祖、计全、何路通、关太、黄天霸自下场门同领下。二幕闭：撤去桌椅。）

【第三十一场】

（二幕开。空场。〔一锤锣打上〕。喽兵甲拉御马、喽兵乙抱黄天霸的刀、二喽兵、贺天豹、贺天彪、贺天虎、贺天龙自上场门同上，同扎犄角。窦尔墩自上场门上，归九龙口立。）

窦尔墩（白）

山下去者！

（〔水底鱼〕。四喽兵、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窦尔墩同在大边，官兵甲抱护手钩、三官兵、黄天霸、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自上场门同上，同归小边，二龙出水。窦尔墩、黄天霸同在台中站立。）

〔大锣叫头〕。）

窦尔墩（白）

天霸！果不失信。

黄天霸（白）

岂肯失信于你。窦寨主！

（〔大锣五击〕。）

黄天霸（白）

久闻你有两柄护手双钩，扬名天下，何不取将出来，我等瞻仰？

窦尔墩（白）

某的护手钩么！

（〔撕边一击〕。窦尔墩右手里折袖，左手用力撑大襟。朱光祖上步向前。）

朱光祖（白）

八成许丢了吧？

窦尔墩（白）

俺的兵刃怎说无有。

(窦尔墩甩右袖，撤右步，扭项不看朱光祖。)

朱光祖 (白) 既然有，拿出来我们瞧瞧！就是输给你也不冤呀！

窦尔墩 (白) 欸呀！

(《大锣五击》。窦尔墩转过身来，背左手，拧眉，微合眼看朱光祖。)

窦尔墩 (白) 某家不用护手双钩，也胜得过尔等。

朱光祖 (白) 啊！真是瞪着眼睛说瞎话。

老兄弟！把昨晚上的话，告诉告诉他。

(朱光祖退到一旁。)

黄天霸 (白) 窦寨主！

(《大锣五击》。)

黄天霸 (白) 昨晚三更时分，愚下夜入连环套，见寨主在聚义厅上打睡，本当一刀将你杀死，念你与我父俱是前辈英雄，不忍杀害，将俺的钢刀插在桌案之上，换来你的护手双钩，以报你接俺上山，送俺出寨之意。

来！将护手钩送过去。

窦尔墩 (白) 钢刀两下抵换。

(《冲头》。官兵甲送过护手钩，喽兵乙送过钢刀。)

窦尔墩 (白) 来呀！

(《撕边一击》。窦尔墩双手持钩一亮。)

窦尔墩 (白) 你我怎样的比武？

朱光祖 (白) 啊！趁手的家伙刚到手，就跟我哥儿们翻脸。

老兄弟！

(朱光祖上步向前，推开黄天霸。)

朱光祖 (白) 你往后点儿，我问问他，我说这个窦尔墩！

窦尔墩 (白) 啊！

(《大锣一击》。)

朱光祖 (白) 窦寨主！

(《大锣五击》。朱光祖拱手。)

朱光祖 (白) 久闻你是大义英雄，不记前仇。昨晚黄贤弟夜入连环套，见寨主在聚义厅上打睡，本当一刀将你杀死，念你与我黄三叔，俱都是老辈代的英雄，不忍伤害你的性命。把他的钢刀，插在你的桌案之上，换来你的护手双钩。你就该知恩报德，才是正理。窦寨主！你瞧瞧！我们哥们，可全来啦！总算是言而有信吧！依我相劝，你将御马献出，随我到官认罪，吉凶祸福，尚在两可，怎么着？趁手的家伙刚刚到手，你就跟我哥儿们发威，告诉你说吧！要杀呀！昨儿晚上，就把你杀啦！你摸摸，你有几个脑袋？哎呦！哎哟！你别不害臊啦！

(《撕边一击》。窦尔墩羞愧地以袖掩面。《大锣叫头》。窦尔墩翻右袖，左手指黄天霸。)

窦尔墩 (白) 天霸！

(念) 我与你父结冤仇，如今怀恨数十秋。

(《台打台》。窦尔墩右手在胸前抚动。)

窦尔墩 (念) 插刀盗钩恩情厚，

朱光祖 (白) 怎么着？

窦尔墩 (白) 也罢！

(《大锣软四击头》。窦尔墩挥袖上一步。)

窦尔墩 (念) 你——

(窦尔墩右手指黄天霸。)

窦尔墩 (念) 我——

(窦尔墩指自己。)

窦尔墩 (念) 冤仇一笔勾！

(窦尔墩左手扯右袖，露出手来，右手以二指向下划圈。)

朱光祖 (白) 好朋友！

(朱光祖双手赞指。)

窦尔墩 (白) 来！御马牵了过去。

(《冲头》。喽兵乙将御马交与贺天龙，由贺天龙将御马送过去。)

朱光祖 (白) 拿过来吧！老头子！

(朱光祖急向前拉过御马，交与官兵甲，并要过锁链，掖在腰间。)

窦尔墩 (白) 众家贤弟!

(《大锣五击》。)

窦尔墩 (白) 请回山寨，你我后会有期。

(《大锣原场》。四喽兵、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与窦尔墩告别，自下场门同下。)

窦尔墩 (白) 拿刑具来呀! 与俺戴上!

(《撕边一击》。窦尔墩上右步，微探身。)

黄天霸 (白) 自行投首，不戴也罢!

窦尔墩 (白) 朝廷的王法，焉有不戴之理! 拿刑具来呀!

(《撕边一击》。窦尔墩左手扯右袖，右手向前外旋挥划一圈，上步在台中面向台里微躬身等候戴刑具。朱光祖上前把锁链搭带窦尔墩的肩上。)

黄天霸 (白) 得罪了!

窦尔墩 (白) 罢!

(窦尔墩转身向外，双手抄抓褶子。《吹呐尾声》。窦尔墩上步左转身归大边台里一停，右转身挖回来，右手内旋一挥，向左腰际掖盖褶子，上步，左转身，震足踩泥，张伸两臂，背向台外，长身入一个大蝴蝶状一亮，自下场门下。四官兵同拉马、抱刀，关太、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归大边，同扯斜，黄天霸归台中。)

《吹呐尾声合头》。黄天霸上步向朱光祖施礼致谢，朱光祖上步搀扶，相互一让，黄天霸、朱光祖自下场门同下，关太、何路通、计全、四官兵自下场门同随下。大幕落。)

(完)